

不思萬邦新都襲漢易於拾遺也

善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

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銑曰漢既割削宗子不封其土而使王氏作威萬邦無諸侯之忌故王莽襲逆易於拾遺物也

光武中興纂隆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

家之宿疾

五臣本作侯前漢之失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

後車戒也尚書曰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也良曰遵法也言光武即位又不封建子弟是遵

覆車之遺轍也覆車之跡既遵其必喪也故比之喪家宿疾不亦宜乎 僅及數世

姦宄充斥

善曰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文伯讓子產曰以政刑

之不修寇盜充斥也濟曰僅劣也言光武中興劣劣然至於數世而姦宄之賊內外充斥言多 卒有疆臣專朝則天下風靡

善曰疆臣謂梁

曰世從俗而變化一夫從橫則城池自夷豈不隨風靡而成行

危哉

善曰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從恣意衡古夫為亂而城池已為寇賊所平

豈不危哉為無諸侯之援故也

在周之衰難興

王室放命者七臣干位者三子

善曰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

王生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圍以為圍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温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

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左氏傳曰初其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顏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杜預曰其昭公王子大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子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蒞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薦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及顏叔桃子賓起王命論曰閻干天位爾雅曰干求也三子子顏叔帶子朝向曰放命謂棄叛王命為逆也干亂也七臣一曰薦國二曰邊伯三曰石速四曰詹父五曰子禽六曰祝跪七曰蘇子三子一曰子顏二曰叔帶三曰子朝是皆為亂王室者也

**嗣王** 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天邑 善曰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

泰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銑曰嗣王謂惠王襄王以三子之亂棄國出奔也委棄也凶族即三子也皆為 逆 鈺 征 僭即王位以據王城也天邑謂王城也

**輦震於閻宇鋒鏑流乎絳闕** 善曰傳玄王都賦曰鈺金聲也輦鼓也閻宇謂四方也鏑兵鋒也絳闕天子宮闕也言王室微弱諸侯戰爭故令金鼓震動於四方而鋒鏑 然禍止畿甸害不覃 亂流于天子之宮室也

**及天下晏然以治待亂** 善曰毛詩曰覃及鬼方曰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 良曰言周雖衰弱禍難至於近國患害不能延及於君也畿甸近國也晏安也言天下安然以理世而待危而賴諸侯扶持尚未至亡也謂惠 是以宣王 五臣本 興於共和襄惠 讓之時也

以跌蕩起伏之勢而  
仍用排語實之不知  
爾時調法何為若此  
豈以散則不為正耶

**振於晉鄭**

善曰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  
出奔于彘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

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

曰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見號

叔曰盍納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

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于鄭避母

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温左師逆

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温殺之杜預曰叔帶

襄王同母弟也 豈若二漢階闈蹇擾而四海已

翰曰振起也 善曰階闈蹇擾謂王莽也 向曰言周封立

沸諸侯而王室雖弱不至覆滅豈若二漢宮城

之內蹇亂而四海已沸也 孽臣朝入而九服夕

階闈宮城內也擾亂也 孽臣朝入而九服夕

亂哉 善曰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

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廢少帝為弘

農王 銑曰九服天下也所以朝 遠惟王莽篡

入夕亂者言速也蓋無所援助也 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悼心愚智同

痛 善曰左氏傳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

良曰億兆謂天下人也悼亦猶痛也 然周以之存漢以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

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 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

匡合之功論語子曰管仲相相公一匡天下又

曰相公九合諸侯 濟曰曩時謂周時也匡正

也合謂合諸侯之衆以正天子 蓋遠績屈於時

異雄心挫於卑勢耳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

手 善曰左氏傳劉子謂趙孟 曰盍亦遠績禹

功而大庇民焉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

能無憤發者也漢書曰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

腕 翰曰言漢所以亡者豈無同時之臣匡合

之志蓋遠大之功屈於時異謂時無諸侯可以共為援矣雖有雄壯之心欲正王室所見挫折者迫於位賤而勢卑人不威服扼腕謂怒而提手也委死也言烈士雖怒慕逆之人而終死於讎敵

**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

善曰漢書張博書曰公卿

變節史記王歆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向曰中庸之人不能堅守忠義或有變節以助暴虐之人矣桀謂雖復時有鳩合同志其人暴虐比於夏桀也

**以謀王室**

善曰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

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為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兖州刺史馥等列官各舉義兵討卓銑曰鳩聚然上非與主下皆市人

善曰漢書曰翟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于于哲將納之子于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于其濟乎對曰難共有寵子國有

與主呂氏春秋曰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濟曰與深也言非深沈知人之主也

**師旅無先定之班君臣無相保之志**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卓聞劉劉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翰曰師旅兵衆也班次也言下皆市人故兵衆悉散則無關心何能有先定之次也先定謂爭勇於戰而先定其亂

**救劫弑**

五臣本作殺

**之禍**

善曰文子曰用兵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

曰假號雲合向曰民望未改而已見大漢之

**滅矣**

善曰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王邑為虎牙將軍以擊義破之於是莽自謂大得

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濟曰人望謂望漢復安之心未改

**或以諸侯世位不必常全**

善曰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為

一體也全或為今非也銑曰世位謂子孫昏相傳也言其子孫不必常有安全之勢也

主暴君有時比迹臣本故五等所以多亂善曰

日暴主闇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比迹前列今之牧守

皆以官方庸能良曰庸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

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善曰左

孫滿曰德之休明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良曰言天子有休明之德能申黜陟之

理日用於時也長率連屬咸述其職善曰禮記曰千里

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

職者述其所職也翰同善注言而淫昏之君皆奉天子休明之德皆述其職也

無所容過善曰左氏傳宋子魚曰又用諸淫昏

相防制故無何則其不治哉故先代有以之興所容過也

矣銑曰遞相防制既無容過何則不為理苟或

衰陵百度自悖五臣本作勃善曰尚書曰弗

子且或衰微陵遲則百姓自亂法也苟且度法勃亂也鬻官之吏以貨准

才向曰鬻賣也貨多者則高官則貪殘之萌五

本作皆如羣后也銑曰氓謂百姓言百姓貪殘

也安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良曰後

見其鬻官貪殘之事或有廢封五等者且要而言之五等之君為

已思治

善曰民安已受其利故曰為已

濟郡

縣之長為利圖物

善曰物能利已乃始圖之故云為利

居官故為利而圖於百姓之財也

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

之常志

善曰企及進取奔競以招譽禮記曰不忠信者所以自為進取者所以為人也

向脩曰企美也言美及厚祿進而取之乃常志也

已安民良士之所希及

善曰脩已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修已以

安百姓尚書咎繇曰在安民

夫進取之情

銳而安民之譽遲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情實也銳猶疾也

故侵百姓以利已者在位所不憚

善曰安民譽遲不若侵之

以利已鄭玄論語注曰憚難也

濟損實事以

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

五臣本無也善曰進

之列子曰范氏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也

曰實謂政化之美日以損之名謂虛譽之名目

以養之此事皆夙夜為之而不止也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之

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已士眾皆我民民安已

善曰說文曰嬰繞也

受其利國傷家嬰其病

善曰此郡縣長所為如

此五等諸侯則不然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構

尚書曰若考作室子乃弗肯堂矧肯構銑曰後嗣思繼嗣於先君如先起其堂上構以木則成大厦

平論

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莊子曰待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衆當解合之勢翰曰謂其知長久之計也膠固謂如使其並賢居治則功有厚薄兩膠漆之堅固也

**愚處亂則過有深淺**善曰言八代同建五等而而功有優劣也言秦漢同立郡縣而脩短異期者譬兩愚居亂而過有輕重也向曰言使諸侯與郡縣並賢而理則諸侯以長久而功多郡縣長以數易而功少若愚處亂則諸侯以累世以侵人利已過則深焉

**然則探八代之制幾可以一理貫**善曰八代謂五帝三王也然此八代日今既不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論語日吾道一以貫之良曰一理謂合典則也

**秦**

**漢之典始可以一言蔽矣**善曰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濟曰秦棄先王之正道漢封土地之太廣皆可一言蔽之也

**辨命論**

并序 劉璠梁典曰

**劉孝標**

善曰孝標植根淄右流寓魏庭自謂坐致雲霄豈圖逡巡十稔而榮

慙一命因茲著論故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爭競也翰曰辨人死生窮通必有命也故因管輅以發

此論

**主上掌與諸名賢言及管輅**

善曰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管輅

字公明平原人也舉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冀當富貴乎輅長歎曰然天與我才

辨論不窮藻繪有餘第詞法無左馬之蒼勁遂覺饒思而乏勢富辭而寡韻早氣格去而京疎遠蓋時高若茲即高乎未能起出

孝標文在六代中更為精工可謂雕飾不遺餘力矣

因款公明即借公明  
發端所謂送偏處起

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  
婦也是歲八月為少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

入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

聞斯議歸以告余善曰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

禮天子赤墀也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善曰莊子孔

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聖人之勇也故謹述天旨因

言其致云爾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臣

觀管輅夫才英偉珪璋特秀善曰郭璞曰孫子

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  
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

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魏今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

流乎善曰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日者曰

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  
以此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

日謂之日者司馬遷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曆  
近乎卜祝之間也濟曰日者謂掌日月曆數

之任者卜祝主卜筮祭祝之辭也言輅之才器  
豈獨此者之流乎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

施何其寡歟善曰史記曰司馬遷曰然則本無

則高才而無貴仕饜饜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

獨公明而已哉善曰左氏傳楚叔伯曰夫有大

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胃故性命

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此三凶謂之饜饜故性命

之道窮通之數天閑鳥紛綸莫知其辨善曰家



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司馬彪曰夭折闕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歲幾鄭玄儀禮注曰辨別也良曰夭謂年壽不長也闕止也言年可止住而不逝也紛綸言多也言人之所論者甚多也

**仲任蔽其源**

**子長闡其惑**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

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蒼頡篇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

顏淵為好學然蚤夭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大彰較者也余甚惑焉者也

翰曰王充字仲任司馬遷字子長並言貧賤富貴天壽皆有命不在賢愚也源本也謂一言可以蔽其本也闡開也

**至於鵠**五臣本**冠甕牖必**謂開人心之所惑也

**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善曰七

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以冠故曰鵠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戶甕牖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左傳閔子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向曰甕牖貧賤之居也褐冠貧賤之服也此言貧賤之命懸繫於天必有**譏譏**奴**謹**五臣本**咋**其運鼎貴高門謂富貴也

**阻異端斯起**善曰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

致立說  
以蓋主莫之為莫之

詭譎音奴交切謹音詡袁切咋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 銑曰詭譎

喧也謂言語喧繁不定貌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

其流而未詳其本善曰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曰論其本郭子玄

作致命由已之論言吉凶由善曰嘗試言之曰莊子曰

已故曰語其流善曰嘗試言之曰莊子曰嘗試言之曰莊子曰

曰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杜預左氏傳曰嘗試之也翰曰事在冥昧理

不可定故云試言之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

自然善曰老子曰大道汎兮萬物特之以生而王弼曰萬物皆待道而生老子曰天法

道道法自然向曰任其生性故無主自然者物見其然業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

善曰莊子曰孔子觀於吕梁見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命

也張湛曰固然之理不可以智知知其不可知固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

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銑曰物之生也任其自然但見其形則不知其何以

如此是由不見所生不知所至濟曰萬鼓動物所生皆得其所亦不知何為得所也

陶鑄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善曰周易之動者存乎辭韓康伯曰爻辭也爻以鼓動効

天下之動也莊子肩吾謂連叔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

典引曰沈浮交錯庶類混成良曰道之無形則陶鑄萬物混而成之則不求功於萬

物矣既不見道形亦非以道為力矣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處劉之志善曰老子曰亭之

毒之蓋之覆之王

彌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左氏傳呂相曰  
芟夷我農功虞劉我邊陲 翰曰亭毒均養也

任自然也皆 **墜之淵泉** 作深淵 **非其怒升之霄**

**漢非其悅** 善曰墜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羽

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遊於水

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躡實而走蛟龍水

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 翰曰昔 **蕩乎大乎**

亦任自然所為非道之有怒悅也 **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作而不易** 善曰莊子

不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萬物

從之乎又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

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

成又楚狂接輿謂有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

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

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

於狂又曰吾愛其一成形成而不化以待盡之也

又曰性不可易命不可變 銑曰蕩廣也寶物

也確堅也純厚也言道廣大萬物以之 **化而不**

化生其理堅厚一作其化不改易之也 **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 善曰呂氏春

不可易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 **定於冥兆**

也所受於帝行正不過得壽命也 **終然不變** 善曰祖台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

地所不能變 良曰冥昧也兆始也 **鬼神莫能**

言命定之於冥昧之始不可變易也 **預聖哲不能謀** 善曰西征賦曰生有脩短之命

-5 245 35 905" data-label="Text">

哲弗 **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 善曰

莫能不能弗能未能  
登用不相避亦是檢  
點未到

偶語長短相錯次第  
迥去如此則氣不急  
不緩正兩舒徐日在  
排語易為工亦自有  
濃色映味與六朝諸  
排體又微不同

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弔魏武文曰夫  
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肉 翰曰  
共工氏有力觸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言命運  
若來雖有此力無能抗捍魯陽公與韓構戰日  
將暮不勝魯陽公至誠麾戈日為之退三舍言  
命將去雖此至誠不能感留之倒謂却行也

**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

善曰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  
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漏晝夜

共百刻哀帝有短祚之期故欲增之 向曰言  
人命短者不可緩運於寸陰之間長者又不可

令急刻於箭漏之內也皆盡於自然箭  
謂水中置竹籜水漏至刻以知其數也 **至德未**

**能踰上智所不免** 善曰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

不移魏文帝典論曰夫生 **是以放勛之世浩浩**  
之必死賢聖所不能免也

**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 善曰尚書曰放勛欽

襄陵浩浩滔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為成湯呂氏  
春秋曰成湯之旱煎沙爛石楚辭曰十日並出

流金鑠石 銑曰言堯之大水九年湯  
之大旱七歲豈不聖明乎蓋天命也 **文公逮**

**二其尾宣尼絕其糧** 善曰傳子曰周文王子公

狼跋美周公也狼跋其胡載寔其尾毛萇曰寔  
踏也寔音致漢書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

論語曰子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也 良曰  
言進退有難亦命也宣尼孔子也孔子在陳絕

糧亦 **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 浮音以  
命也 善曰薛

君曰芣苢澤寫也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  
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

乎我猶采采而巳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  
猶守而不離去也 濟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

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  
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冉耕謂伯牛也有德行而  
有惡疾韓詩曰采芣傷夫有惡疾也詩云采采  
芣苢薄言采之芣苢臭惡草傷君子有惡疾道  
不通也  
**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善曰  
七蠲曰三王行化夷叔隱已古史考曰伯夷叔  
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隱於首陽山  
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  
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書曰  
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傳子曰昔仲尼  
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  
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  
子輿孟子之字也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  
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  
哉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  
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  
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吾之不遇

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翰曰  
夷謂伯夷也叔謂叔齊也斃死也淑媛婦人也  
訴毀也 **聖賢且猶若此而况庸庸者乎**善曰大戴  
也 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  
謂庸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慷慨以遠覽兮非  
庸庸之 **至乃伍負浮屍於江流三閭沈骸於湘**  
渚善曰史記曰子胥自剄王乃取子胥尸盛以  
鴟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曰  
子非三閭大夫與漢書曰賈誼渡湘水為賦以  
弔屈原揚雄反離騷曰欽子楚之湘纍音義曰  
諸不以罪死曰纍屈 **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  
原赴湘死故曰纍也 **尉皓駿於郎署**善曰漢書曰賈誼  
為長沙王傳 **尉皓駿於郎署**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又曰馮唐  
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輦過問曰父老何  
自為郎也 銑曰賈大夫賈誼也沮喪也長沙

地名誼見逐為長沙王傳也君山鴻漸殺羽

馮都尉馮唐也皓髮自首也儀於高雲善曰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學徧治五經光武即位拜議郎詔會

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讖決之何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頗有所非是上怒曰桓譚非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貫由

是失旨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

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許慎淮南子註

曰鍛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

鳥向曰言鴻飛自陸漸高以喻仕子也鍛殘

也言其為帝所放而死如殘折羽翼於高雲之中

敬通鳳起摧迅翻於風穴善曰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少有倣儻

之志明帝以為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墮壞

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

濯羽溺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此

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善曰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

行乎奚居之隱也濟曰上之所述聖賢遭其

時難或有不達而死豈是才不足而行有遺蓋

天命也近世有沛國劉瓛和瓛弟璉並一時秀

士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劉瓛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

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

疾卒瓛弟璉字子敬方執正直文惠太子召璉

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卒官

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蠡音境

良曰近世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

謂齊朝服膺儒行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不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閔

西孔子楊伯起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

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

以上蓋歷舉聖賢之  
厄於命者  
此論誠然哉孝標若  
不述此後世將不知  
有二子矣

語稍堆垛又六字句  
連用而調法未銘殊  
覺拙滯

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 向曰言 璉則志烈  
劉歙與震同故言關西孔子誘進也

秋霜心貞崑玉 亭亭高竦不雜風塵善曰范

書孔融論曰凜凜焉皜皜焉其與秋霜崑玉此  
質可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峒峒郭璞遊仙詩

曰高蹈風塵外 銑曰崑 皆毓德於衡門並馳

聲於天地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毛詩

橫木為門蓋 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

相次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善曰

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書曰帝乃殂

落 兩賢璉璉也言因此兩賢 昔之玉質金相英髦

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竒才而莫用善曰毛詩

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又曰髦俊也司馬

彪莊子注曰擯棄也馬融論語注曰韞藏也

銑曰玉金所以比美君子質相 候草木以共雕

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

聞者豈可勝道哉善曰楚辭曰願微幸而有待

將與百草俱殂落也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

辭曰死日將至今與麋鹿同坑檄蜀文曰肝腦

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者

不可勝數也 翰曰其骨肉脂膏塗於平原填

於川谷也 向曰言古者賢人遭擯斥死亡沈

滅而無聞於今豈可勝說哉何獨載於典籍也

此則宰衡之與卓隸容彭之與殤子善曰尚書

曰冢宰掌

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荏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之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為之夭也良曰宰衡伊尹也言其貴也阜隸賤也容成公彭祖並長壽者殤子夭者也

**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  
善曰子天者也

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牝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其滋息不可計以興富猗氏故曰猗頓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脩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曾參來弔曰何以為謚婁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歛傍無酒肉何樂於此而謚為康哉淮南子曰

命本難言此蓋欲收拾  
照管得到故舉舉此數  
語冀暗：點破果深處  
有致御功憑人二句可  
謂良工心獨苦

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離糜雉穎廣顏色如漆赭垂眼臨鼻長肘而鰲股陳侯見而甚悅之高誘曰醜而有德也濟曰猗頓富者黔婁貧者陽文美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女敦洽醜女

**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  
善曰抱朴子曰聖人體天皆得之於自然莊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者也翰曰言上之所述貴賤壽夭富貧美醜之故曰死生事皆得於自然豈假道於才智之理

**有命富貴在天斯其斯之謂矣**  
善曰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  
五臣本作體命

**後笑或始吉**  
五臣本

**終凶或不召自來**  
五臣本

**或因人以濟**  
善曰周易曰同人先號咷後笑老子曰不召而自來傳子曰昔人知



無形無聲是莫之為  
莫之致御物憑人是  
而為而致

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良交錯糾紛迴

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

密微五臣本寂寥忽恍廣無形可以見無聲可

以聞善曰子虛賦曰交錯糾紛鶡冠子曰禍兮

頗識其倚伏抱朴子曰駑銳不可以一塗驗箏

琴不可以膠柱調也鬼谷子曰即欲闔之貴密

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寥廓忽恍文子曰道以無

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謂之幽

冥管子曰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而序

其成謂之道也銑曰忽恍不明貌言運命出

於無窮動於幽暗不可以一理一途必御物以

以為徵驗又不可以形聲所聞見也

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吳王之冕旒任百官以

司職善曰言性命之道雖係于天然其來也必

憑人而御物譬如天王冕旒而執契必曰

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

之所以御萬物也良曰言人若託以運命而

不求於物不憑於人則運命或不相符也若乘

物憑人或亦呈其靈象也御猶乘也向曰冕

旒天子服也言天子之命居旒冕之尊須任百

官以為主司之職乃成其命言人之運命或有

相資而成象者亦如此焉而或者觀湯武之龍躍謂龍

華洋

戡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善

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

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鑿宮有神來告曰

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

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沉漬殷紂于酒德矣攻

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子墨墨翟也蔡邕陳

太丘碑曰元方季方皆命世挺生膺期持授

銑曰龍躍謂欲升天子位也戡勝也言或有人不達運命見成湯武王征伐以取天子之位以為能勝亂敵者在於神武之功不由命也又以孔子墨翟有道德挺生謂其英智自擅其聲亦非千年五百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栢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善曰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鷙蟲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鷙蟲猛獸也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授太子遷光祿大夫後賜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栢榮治歐陽尚書授太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綬紱也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翰曰彭彭越韓韓信豹變者言其猛而有文也鷙執也言不達運命者見彭韓二人豹變為列士之

辨六蔽可謂曲暢廣引細折新意層出有波瀾有安無許乎其文此即前陽文容對兩

借論

王謂其執勇猛之道以征伐得之也人爵則封王是也良曰張禹栢榮以博學而至貴仕故不知命者見之謂明經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善曰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濟曰言皆是所稟受天道運轉非必已能所至言湯武孔墨彭韓張栢皆天命運轉所為不故言而非命有五臣有六蔽焉爾善曰子曰由汝聞六言六蔽矣乎然文雖出此義則殊也請陳其梗槩切

其梗槩如此也夫靡顏膩理哆嚙昌為願子頰烏形之異也善曰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矚些王逸曰靡緻也膩滑也淮南子曰俗文曰嚙口不正也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

雕顏感羈 銑曰靡顏膩理好貌也哆嚙張朝  
口不正也顛頰鼻高貌也乃人形之異也

秀晨終龜鵠千歲牟之殊也 善曰淮南子曰朝  
秀不知晦朔許慎

曰朝生暮死蟲也生水似蠶蛾養生要曰龜  
鵠壽千百之數 壽之物也 向曰朝謂日未

出時晨謂日出時也言朝秀之華至 聞言如響  
日出乃死龜鵠壽乃千歲故年之殊

智昏救麥神之辨也 善曰史記曰淳于髡說鄒  
忌趨出曰是人者吾語之

微言五其應我若響之應聲是人必封不父矣  
左氏傳曰程滑殺厲公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

師而立之周子有兄而無惠不能辯菽麥故不  
可立杜預曰菽大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以之

為癡者之候也 良曰聞言如同知三者定乎  
響謂耳聰也菽豆也辨別也

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玉而未識於

十其蔽一也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  
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

莊子曰定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  
叔與曰吉凶由人史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

楚關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銑曰三  
者謂形異年殊神辨也且人皆同知此三者定

之于造化而榮辱之間獨云由人所得 龍犀曰  
者是知兩五之數未識其數之十也

角帝王之表 善曰朱建平相書曰頰有龍犀入  
髮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 向

同善 河目龜文公侯之相 善曰孔叢子曰夫子  
注 適周見萇弘萇弘語

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降額  
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下匡

平而長也范曄後漢書曰李固貌狀有奇表鼎  
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 翰曰目上正

平曰河目龜文 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錄  
謂足有龜文也

轉得妙

此兩節子說

善曰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樸之于地左氏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已姬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千子哲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也

**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王之瑞**善曰春秋元命苞曰大星如虹

下流華渚女節夢意感生朱宣宋均曰華渚渚名也朱宣少昊氏詩含神務曰大電繞樞照郊野感符生黃帝漢高祖功臣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興王賞諫臣向曰漢高祖時送徒酈山斬大澤之蛇有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為赤帝子所殺白帝子秦也赤帝子漢也漢高祖隱於芒碭山嘗有聚雲氣如蓋也鬱氣盛貌翰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而生少昊

帝舜母感樞星之精而生**皆兆發於前期渙汗**

舜北斗第一星也電光也

**於後葉**善曰周易曰渙汗其大號銑曰兆跡也言帝王之跡發於前期渙汗流布貌

**若謂驅貔虎奮尺劔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

**宵寘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一也**善曰尚書武王曰如

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孔安國曰貔摯夷虎屬也史記高祖曰吾提三尺劔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源道者測宵寘之深呂氏春秋曰宵乎寘莫知其情王命論曰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翰曰言自古帝王所興皆應天命符瑞若謂威猛之道可以取之乃入紫微升帝道是則未達宵寘神明之數矣紫微帝宮也帝道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為魚**

**鼈**善曰呂氏春秋曰有華氏女子采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獻之其君令焯人養之察其所出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日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曰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之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書生過之曰此國當沒為湖嫗視東城門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往視門門吏問之嫗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塗門明日嫗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為湖良曰有佻氏女歷陽為湖人化為魚鼈

**屠漢卒睢惟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五臣

**雷震**善曰漢書曰項羽晨擊漢大戰彭城靈辟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

睢水為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

萬衆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人民之衆

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厭死故相積於

長平也濟曰楚師謂項羽也鯁填也**火炎崑岳礫石與琬琰俱**

**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

**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五臣本**之哉其蔽三也**善

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壁琬琰在西序傳玄鷹兔賦曰秋霜一下蘭艾俱落毛萸

詩傳曰蕭蒿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曰顏氏之子其

殆庶幾乎王弼曰庶幾於知幾者也向曰礫瓦琬琰玉也零落也蕭艾臭草也芝蘭香草也

游子游夏子夏有文學伊尹顏回也謂其知幾也言運命所遭雖文學之子知幾之人亦

此段文機絕微妙然亦不出前非一理一途及先號後嘆意無下運轉動真是無中生有

何立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后之璜不能

無考善曰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誘曰考不平也類崩也

銑日類瑕也故亭伯死五臣本作崔於縣長相

如五臣本卒於園令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竇憲為車騎將軍

辟駰為掾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至官而歸卒于家漢書曰相如拜

為孝文園令既病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

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

哉善曰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

短寸有所長向曰懸黎結綠美玉也鴻潤也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

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

設令忽如過隙湓苦死霜露其為詬呼耻豈崔

馬之流平及至開東閣列五鼎善曰漢書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

學長短從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比遊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

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

對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

子曰賓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

不忍為此態也漢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詬耻也良曰牧養也淄原地名

銑日詬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

病也

愈出愈奇

非而終是

善曰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經虜處城下震揚威靈風行

電照九州春秋閻忠說皇甫嵩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將榮悴有定

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

善曰應璩與曹

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孫子荆陟陽侯詩曰三命皆有極

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

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

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日雲從龍風從虎相感應也

翰故重華立而元

愷升辛受生而飛廉進

善曰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季孫行父

曰昔高陽氏有才于八人蒼舒饋敬禱戴大臨

胤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

氏有才于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

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

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

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

伊奔告于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

仲裔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

紂銑曰言善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

惡各從而見也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臭鸞不接翼

善曰莊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

多杜篤弔比干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

謀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

國而化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

夫芝蘭之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鴉同

意甚新奇可喜然亦即本莊子聖人利少害多之意交出

桃杌兀踵種武於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於

是使渾敦本棖

引戎狄為公則更莫可  
離

**巖石之下**

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

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顛

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

舍之則嚚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

檇杌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

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

義仲容庭堅八愷之二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

拙其節耕於巖石之下良曰踵武謂繼跡也

雲臺書府閣也言不才之子繼跡於書府之上

也仲容庭堅賢人**橫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

也耕耘謂營農也**其蔽五也**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治亂廢

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也**彼**

**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鳩毒**善曰戎狄謂魏也

班固漢書賈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左氏傳管敬仲以

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良曰信心懷惡

**殺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善曰漢書曰匈奴

獸為生業急則人言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父

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小雅曰上

淫曰蒸下淫曰報**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

**於狼戾曾何足喻**

善曰淮南子曰堯之時窳窳九嬰大風封豕鑿齒修蛇皆

為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澤殺九嬰於

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

殺窳窳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高誘曰

疇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北狄之地有

凶水大風鷲鳥青丘東方封豕大彘桑林湯禱

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翰同善

註言今戎狄比於昔日**自金行不競天地版蕩**

**左帶沸唇乘間電發**

善曰金行謂晉也于寶搜神記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



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歌南風不  
競毛詩曰上帝版版毛萇曰杯晚切又曰蕩蕩  
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也左帶左在  
也尚書曰四夷左衽罔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虜  
書啓曰息沸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  
沸脣也魏志詔曰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辨亡論  
曰電發荆南銑曰不競猶微弱也版蕩亂也  
左帶戎狄之服也沸脣戎狄之語也言戎狄自  
晉微弱天地有亂乃乘此間隙如電

傾五都善曰東京賦曰沂洛背河左伊右瀍干遂覆瀍洛

居先王之桑梓善曰毛詩曰維竊名號於中縣善曰桑與梓必恭敬

止漢書高紀詔曰秦徙中縣之人南方三郡

濟曰先王桑梓謂夏殷周之所居也竊名號謂

為帝號也中與三皇競其氓善本黎五帝角其

縣謂中國也

區宇善曰韋昭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尚種

落繁熾充物刃五臣神州善曰范曄後漢書曰

類繁熾不可殫書子虛賦曰充物其中者不可

勝記河圖曰崑崙東南地方千里名曰神州也

良曰物滿也神州中國也

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

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骨之以人其蔽六也善

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

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羸孟秋始

縮高誘曰羸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

亂也向曰古人云為善則福為亂則禍蓋虛

言矣是皆否泰之理盈縮之運以及於此也

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

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善曰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

衡曰凡人有死生夭壽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

春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知其所以由之也 銑曰賦布也 愚智善惡

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善曰栢範世要論曰遇不遇命也善不善人也 夫神

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絪善曰中庸在於所習善曰

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

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教訓之所喻也廣雅曰絪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曰

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習善爲善習惡爲惡 翰曰舜禹聖帝明王也

丹朱堯子商均舜子皆愚暗人也言人有神非聖明又心不愚暗絪及中庸之性者事皆在於

所習而成也 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

而自變善曰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

閱其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必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

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者也 向曰言中庸之人逐物遷

性有如素絲無有恒色或玄或黃相間代而作或見臭好臭遇香好香隨時而變鮑魚臭也芳

蘭香也 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善曰尸子

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皆爲賢士王隱晉書曰應瞻爲太守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 楚

穆謀於潘崇成弒善本逆之禍善曰左氏傳曰

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告其師潘崇曰能事諸乎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以宮甲圍成王

方說詩揚却就法折

王繼穆王立潘崇太子師

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

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

善曰楚之後業皆商臣之子孫周易

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左氏傳曰衛渾淪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欲劫孔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厭敵于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也 銑曰商臣則穆王名也言惡者乃盛善者乃死也 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命也

也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

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

福謙尚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

善曰宋景

公有疾熒惑守心熒惑災星心宋之分野朝臣謂公曰可移禍於相公曰相股肱除心腹之疾

置於股肱不可也曰可移於人公曰國無人何以爲君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人歲不登何以畜人是時熒惑乃退三舍延祚二十一年由景公之善言也熒惑謂執法之星故云法星也

濟注 殷帝自翦千里來雲 善曰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年天大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爲犧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祭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也 若使 五臣無善

惡無徵未洽斯義 善曰因此而言則言盈輔德其由影響若以善惡之理無徵故未洽乎斯義毛萇詩傳曰洽合也 向曰謂宋公殷帝若爲善無徵則未合此義此義謂星

退雨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毋掃墓以望喪 善曰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壤父老方共修之于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

漢書曰于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壤父老方共修之于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

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  
定國為丞相封侯漢書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  
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維陽適見報囚  
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  
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  
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

**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善曰言善惡有微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

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若使**善本作**仁而無報奚**

**為脩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善曰若必為仁而無報何

故脩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為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肩吾問于連叔曰大有

徑廷不近人情焉司馬彪曰徑廷激過之辭也此乃激過之辭矣徑廷激過也

**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

**而不測**善曰此釋聖人之言顯晦難測也左氏傳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

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德之國君曰微其道幽遠而無人又有吾

問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河漢而無極也司馬彪曰極崖

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翰曰**或立教以進**

**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善曰此釋不同之所由也向曰聖人立教有

詩書禮樂以進中庸懶惰之人或言**積善餘慶**

**立教也**善曰周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徐幹

善路耳向曰古人所謂積善必有餘慶則有

為善而見殃者此蓋是先聖立教教人為善其

實在**鳳鳥不至言命也**銑曰孔子曰鳳鳥不至

蓋歎不遇聖君亦天命也今以善本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

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善曰毛萇詩傳曰

夕死莊子曰螻蛄不知春秋也向曰理之冥昧其或難知是非反覆紛綸莫定今若以片言

辯之亦如朝生夕死之蟲而論春秋寒暑之變其可及乎且荆昭德音丹雲

不卷善曰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使問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

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實諸股肱何益不較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

又焉移之遂弗祭荆昭德音而氣三日不滅也丹雲則此赤氣也夫景公熒惑之

災則退三舍此則莫應何事同而福異也周宣祈雨珪璧斯罄善曰

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詩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良曰周宣王大旱祈雨罄盡珪璧於神

明而雨不至豈不精誠湯則有千里之雲雨同為明君事則有異于叟種德不

逮勛華之高猶立也勛堯也華舜也言于公立

德不及堯舜而有後嗣定國賢而為丞相而堯則有愚子丹朱舜則有不肖子商均也延

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暴善曰說文曰獷不

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也向曰獷惡也嚴延年殘惡亦未甚盜跖之酷暴

而延年速先敗也而盜跖壽終東陵東陵謂泰山盜跖所居地為善一為惡均

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跡蕩蕩上帝豈如是

乎善曰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詩云風雨如

晦鷄鳴不已善曰此釋君子所以自強也毛詩

不變改其節度也。翰曰：鷄鳴不失其時也。雖風雨晦冥，亦鳴不改。喻君子雖居暗亂之世，其善不改也。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善曰：尚書曰：吉人改也。善曰：尚書曰：吉人

語孔子曰：事君之難也。焉可以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菑，衣狐

貉，鶴襲冰紈。善曰：論語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田餞謂魯哀公曰：黃鵠啄君稻粱。

國語曰：芻豢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向曰：梁米也。牛馬食曰芻，犬食曰豢。狐貉謂以

狐毛為裘，冰紈素綺也。觀窈眇之竒舞，聽雲和

之琴瑟，此小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

善曰：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詠懷詩曰：比里多竒儻。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

銑曰：非求其榮利而後為之，皆人情所必須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

悃，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

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

樂天知命。善曰：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象曰：言體道者，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明其無可奈何，識

其不由智力。善曰：莊子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王命論曰：不

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翰曰：識窮達之理，不由智力所致，乃在於命也。逝而

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善曰：莊子

知悅生之或非邪？予惡乎知惡死之或是邪？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

善曰：尸子曰：人之言居天下者，瑤臺九累而堯白屋，楚辭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夏大屋也。毛詩

此處語不甚鍊，腴味豐空弱，出運命下。

日於我乎夏屋渠渠  
向曰夏大屋也  
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善

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  
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

編蓬戶尚彈琴瑟其中以歌  
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不充五臣本於

富貴不遑遑於所欲善曰禮記孔子曰儒有不

貴皇甫謐高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  
不感感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論語曰富與貴

是人之所欲也  
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善曰司馬

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災異董  
相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

不遇賦二人皆作不遇之賦以述其

志然人之貧賤富貴皆在天命豈假在此文乎

###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議論縱橫不及辯  
命而不細過之

起亦覺弱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五卷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註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廣絕交論

劉孝標 善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

莫有收恤西華冬月著葛帳練裙路逢峻峻泫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漑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善曰

此假言也為是為非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澆薄莫尚敦篤



撰語絕工妙不慌  
不忙逐節描寫皆  
得其神蓋議論中  
之賦

亦只是平常語但綴  
練力到便覺態濃而  
味腴

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  
銑曰朱穆感時澆薄著絕交論以矯之今假說  
客主以相問以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善曰奚何  
明為論之是非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善曰奚何  
此問也未詳其意故審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  
覆之也向曰奚何也

終躍雕虎嘯而清風起善曰欲明交道不可絕  
故陳四事以喻之毛詩

曰嘍嘍草蟲躍躍阜螽鄭玄曰草蟲鳴則阜螽  
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尸子中黃伯曰余左

執太行之優而右搏雕虎淮南子曰虎嘯而谷  
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許慎曰虎陰中陽獸與風

同類也濟曰草蟲鳴阜螽超躍而從之雕虎  
嘯則谷風起言此四物相感以喻交不可絕也

離謂虎文故網因縕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  
如雕畫善曰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

召星流電激善曰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  
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言感

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淮南子

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

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曰

游說之士星流電耀荅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馳

電激良曰網縕天地之氣也霧涌雲蒸以相

應嚶鳴聲也言鳥鳴相召也星流電激言相應

之速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也善曰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

善曰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  
喜王陽之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永逝也漢書曰

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  
其趨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

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夫子  
知我也翰曰王陽登朝友人貢禹聞之而喜  
罕生子皮也逝死也國子子產也悲為  
無知已也此明良朋之道休戚共之且心同

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玉臣本膠漆志婉變

力於填箎

秩移反

善曰心和琴瑟則言香蘭

轉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和琴瑟鬱郁香也上林

賦曰芳香漚鬱酷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

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

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

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

曰婉變董公毛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箎毛萇

曰士曰壎竹曰箎銑曰琴瑟填箎皆樂器其

聲相和也蘭茝香草膠漆堅固之物鬱郁茂盛

貌婉變相從好貌言友道相合其和如琴瑟填

箎其芬如蘭茝其堅如膠

漆謂以茂盛之道相從

**聖賢以此鏤金版而**

**鐫盤孟書玉牒而刻鐘鼎**

善曰聖賢以良朋

傳之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伸萬人之上武

王曰請著金版墨子曰琢之盤孟銘於鐘鼎傳

於後世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祕說文曰

牒記也向曰聖賢以良朋之道鏤於金版盤

孟玉牒鐘鼎之上也金版金匱之書盤孟器也

衡山有玉璧禹所刻文名玉牒古人有善事則

銘鏤於其上

**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

**流波之雅引**

善曰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

郢人堊墁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

斤成風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

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

臣則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

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呂氏春秋曰伯

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泰山

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

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

賞音者

濟曰喻交無相知則

**范張款款於下**

絕也雅正引曲也

也雅正引曲也

泉尹班陶陶於永夕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

某日死當以其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窆而柩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呼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脩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效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且彪曰相與父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為陶陶哉良曰陶陶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和樂貌

計莫能測

善曰駱驛縱橫不絕也煙霏雨散衆多也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駱驛各有

所趣陸機列仙賦曰騰煙霧之罪罪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歷不能得而况凡乎漢書曰桑弘羊維陽賈太子以心計待中翰曰駱驛縱橫不絕貌煙霏雨散衆多貌言交道多塗雖巧於歷數及心筭之人無能知測其委趨也

而朱益州泪骨彘教

粵謨訓捶支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鷂人

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善曰言明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道而絕之故以為疑也尚書曰彘倫攸敘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

屏親昵絕交游司馬遷書曰交游莫救視鷹鷂豺虎貪殘而無親也李斯曰秦更名民曰黔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爾雅曰婉妃也尚書曰惟人萬物

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心懷豺虎長揚賦曰蒙竊惑焉論語子張曰敢問德辨惑也  
銑曰汨亂彘常也粵當為越捶杖也黔首人也鷹鷂鷲鳥豺虎攫獸喻貪而無親媿比也猜疑也言公叔著絕交論是亂常叙越謨訓蒙主人客自謂也客疑此理故請主人辨昏惑也主人  
听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頂澤不覩鴻鴈雲飛善曰言朋友之則志叶斷金醜則昌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失時有燥濕絃

有緩急微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異物志曰沮有菜蒲也巴東有澤水孟子注言澤生草曰菹沮與菹同子豫切吳都賦曰雲飛水宿向日听笑貌循絃曰微澤有草曰沮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今以絕交之理為惑是不知隨時之義亦猶撫琴循絃不達燥濕之聲變張網草澤而不覩鳥之高飛乃惑之甚也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虺屈從道汗鳥隆善曰言明道而闡風化如龍虺之驤屈蓋從道之汗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雜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郭璞方言注

常林之詩曰每有  
良朋况也永歎言  
急難之時反不足  
恃也標華微旨之  
云或取諸此

日尺蠖又呼為步屈也於縛切禮記子思曰道  
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鄭玄曰于猶殺也  
濟日握持也金鏡喻明道闡開驤騰也蠖蟲名  
言聖人持明道開風業騰之如龍屈之如蠖亦  
隨時隆殺也  
而况交道乎  
日月聯璧贊疊疊亡鬼切之弘致雲

飛電五臣本作雷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

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

而為言善日日日月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衰亂也王者設教從道汗隆太平則明

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若五音之變化乃濟

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橋時之義此

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謂窮妙理之  
極也易神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  
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

龜王弼曰疊疊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

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

曰陰陽相薄為雷激而為電論語曰唐棣之華

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唐棣之華反而後合

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

五音代轉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

黃帝游于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罔求而

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謨謀也睿聖也良曰日月聯璧  
謂太平時疊疊微妙也弘大也雲飛電薄謂喪  
亂也棣華反而後合喻權而至順也旨意也九  
成韶樂也聖人處明時則行微妙大智之理處  
於喪亂則為權宜合順之意亦猶五音變化以  
成韶樂之美也玄珠喻道赤水假名睿聖也言  
公叔窮妙理之極謨法神聖為至夫組織仁義  
言以成絕交論得橋時之理也

琢磨道德驩五臣本作歡其愉樂恤其陵夷善曰此言良友

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居憂  
共戚處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  
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  
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脩也白虎通曰朋友  
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漢書張釋之曰秦陵  
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 翰曰組綬類也織謂  
編之以成也言良友以仁義道德相成亦猶組  
織琢磨然後為器物也愉樂也恤憂也陵夷猶  
彫零也言 **寄通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

**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

**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善曰良朋款誠始終若一  
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

跡相忘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  
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  
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  
忘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

唯取相忘之義也辨命論曰詩云風雨如晦雞  
鳴不已毛詩鄭玄曰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改  
其節度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  
知松栢之茂也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  
也 銑曰靈臺心也遺跡謂心相知而跡相忘  
也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詩云風雨如晦雞鳴  
不已渝變也素雅也言有心相知而跡相忘臨  
危難之時而不變節者乃天下之雅交也歷萬  
古而一遇謂 **逮叔世民訛狙** 七 **詐颺起谿谷不**  
不可逢也

**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

**刃之末** 善曰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  
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毛詩曰民之

訛言鄭玄曰訛偽也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  
狙伺人之間隙也荅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  
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人之心險於山  
川難於知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丁三代

此節敏語龜工寫  
淨意態最濃典綉  
中有飛動之致

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  
變戾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遠惑葛龔集曰龔  
以毛羽之身戴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錐刀  
之末將盡爭之向曰逮及也叔世謂末年也  
訛偽也狙詐謂伺人之間隙也颺起喻疾也毛  
羽謂小利也錐刀小事也言末年之交多詐偽  
險惡雖鬼神之靈不能究盡其變也而於是素  
競其小事趨其小利此陳損友之道也於是素  
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善曰毛詩曰  
雅曰蚩亂也崔寔正論曰秦時赭衣塞路百姓  
鳥驚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  
濟曰蚩蚩猶擾擾也鳥驚雷駭言然則五臣本  
聲勢盛不知素交如水之淡也無則字  
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善  
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術法  
也良曰源本也派別流也較明略要術法也

言趨利則同其勢則異明其  
端要有此五法謂下事也 若其寵鈞董石權

壓梁竇善曰漢書曰石顯字君房少坐法腐刑  
無大小因顯白決又曰董賢字聖卿哀帝悅其  
儀貌拜為黃門郎詔將作監為賢起大第北闕  
下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武庫禁  
兵盡在董氏權猶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冀字  
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凶恣日積又曰孝和  
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  
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職焉 翰曰董賢石  
顯梁冀竇憲並漢朝寵臣威權振於當時鈞壓  
猶重也泛言利交雕刻百工鑪捶朱萬物吐漱  
之中有重於此者 興雲雨呼喻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  
其燠灼善曰覆載天地刻雕象形而不為巧尚  
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忘其智

音在鑪捶之間聲類曰鑪火所居也李頤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之瑞切范曄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韓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爾雅曰聳懼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曰彷彿風塵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疊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勢也燠灼四方震耀都鄙銑曰雕刻鑪捶喻造化也與雲雨謂恩澤也下霜露謂能為威刑也九域九州也言吐救呼吸之間使九州之人四海之士皆懼其威風之盛也聳疊謂懼燠灼威也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騫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善曰蔡伯喈郭林宗碑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九國事為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飛鶴馬似游魚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于

公曰少高大門令容駟馬高蓋車也范曄後漢書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向曰靡無也言逐勢利之人如星奔川騫望影聽響而赴於豪貴也雞人告人明時取象於雞也鶴蓋謂蓋如飛鶴流水車也成陰接軫言多也軫車後之橫木也

皆願摩頂至踵許惟切五膽抽腸約同要離

焚妻子誓殉荆卿湛沈七族五臣本作是曰勢

交其流一也善曰孟子曰放至也鄒陽上書曰見情

素隳肝膽李頤詩曰焦肺枯肝抽腸烈膈鄒陽上書曰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濟曰頂頭也踵足也墮毀抽拔也言盡心也要離為吳王僚殺慶忌先焚其妻子誓盟言也以身從物曰殉湛自殺也謂荆軻為燕君刺秦王也言此皆附吳王燕君之勢利而至於



殺身覆五臣本富埒作將陶白貨巨程羅山擅銅陵

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汗而鳴鍾善

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

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

間三致千金漢書貨殖傳曰蜀卓氏之臨邛公

擅山川銅鐵上爭王者之利下錮齊人之業富

至僮八百人程鄭亦冶鑄富埒卓氏司馬相如

傳云臨邛富人程鄭僮亦數百人漢書曰白圭

周人也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

成都羅褒嘗至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

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揚雄

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范曄後漢

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賞賜金

錢京師號况為金穴漢書食貨志曰濁氏以賣

脯而連騎張里以馬醫而擊鍾應劭漢書注曰

里門曰開良曰將等擅專也

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五臣本冀宵燭之末

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躍麈沓鱗萃分鴈鶩

之稻梁霑玉笋之餘瀝善曰漢書曰陳平家貧

秦論曰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戰國策曰其茂去

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

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

富埒五臣本

作將

汗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善

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啄君稻梁說文曰  
筆玉爵也史記淳于髡曰親有嚴客持酒於前  
時賜餘酒翰曰繩樞以繩為戶樞者莫幸也  
甘茂謂蘇代曰昔有貧女與富女會績曰我無  
以買燭子之燭可分我餘光禮記曰富潤屋言  
邀幸富者末光微澤也魚貫謂貧者駢頭相次  
於富者之門如貫魚也鳧水鳥也魯連子曰君  
鴈驚有餘粟筆爵也謂富家之門如鳧之踴躍  
颯沓鱗萃言多也求其養鴈銜恩遇進款誠援  
之粟殘餘之瀝者言少也

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

善曰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曰銜恩非望也如遇謂以恩相接也秦嘉婦詩曰何用敘我心遺思致款誠禮記曰其在人也如松栢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惟誠歲寒功標松竹左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銑曰言貧者銜其恩遇以進款誠也援引旌表也

言引青松以示堅貞指白水以表情信也雷公  
子曰若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謝靈運

陸大夫宴五臣本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

卿貴其籍甚播紳羨其登仙善曰漢書曰高祖

夫陳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舉有道不應林宗雖善人倫不為危言覆論東國洛陽也向曰陸賈拜太中大夫讌喜謂醢樂也西都長安也漢時公卿貴其名聲籍甚猶名聲也郭泰博通墳籍游於東都人倫欽之後將歸播紳士子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登仙矣羨也加以顛錦頤蹠六顛涕唾流沫騁黃馬

引碧雞頌不協雄辯之古當史考之

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善曰解朝曰蔡澤頌頤折頰涕唾流沫西歸強

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

驪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

彪曰牛馬以二為三兼與別也曰馬曰牛形之

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

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掌馮衍

與鄧禹書曰衍以為寫神輪意則聊賦之說碧

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

移金精神馬剽剽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

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今

何事南荒也濟曰蔡澤頌頤頤頤頤頤頤頤

西揖疆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頤頤頤頤頤

促也頤頤頤也莊子曰惠施云黃馬驪牛三謂

黃驪色為三也言辯者以此為劇談敘溫郁

也王褒為碧雞頌頤頤頤頤頤頤頤也敘溫郁

本作則寒谷成陰論嚴苦則春叢變葉飛沈出

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善曰毛萇詩傳曰煥煥

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而不生五穀鄒子

吹律而溫至生黍也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

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急也張升反論語曰噓

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書曰任其

飛沈與時抑揚藜子曰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

不俱至周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良曰溫

煥煥也嚴苦威急也飛沈喻高下也昔鄒衍在

燕有寒谷不生草木衍吹律溫氣至而生黍今

名黍谷也言高下榮辱在於辯者迴顧言語也

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統

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

丐哥其餘論附馭子驥之旄端軼歸鴻於碣石

是日談交其流三也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日

弱冠漢書漂母謂韓信曰

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道好也應瑒釋賓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楊子法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過十步託驥之旄乃騰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馮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鴈於碣石也翰曰王孫公子相推敬辭也綺紈謂衣羅綺之士也通人謂博達古今也適美也鱗龍也翼鳳也喻攀附也丐乞也駟良馬也軼至也碣石海畔山言不能自博通附辯者乞餘論亦猶蠅附驥旄以過歸鴻之飛而及碣石謂因此託附而聲名遠也是曰談交言利其談說而為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歡善木作離離品交也

**物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五臣作煦**沫鳥因將死而**

**鳴哀**五臣本作哀鳴善曰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憂合也相忘江湖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向曰涸枯也言水枯則魚相煦以沫似相親也及游江湖則以相忘矣是憂合歡離**同病相憐**之理也論語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

**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善曰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同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鄉者乎濟曰太宰嚭奔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嚭乎子胥曰嚭與吾同怨子不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者相憐谷風詩

刺朋友失道云將恐將  
懼賓子于懷實致也  
斯則斷金由於湫子隘

勿頸起於苦蓋胡臘反善曰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

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囂塵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左氏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

曰乃祖吾離被苦蓋良曰朋友之心同金雖堅剛利能斷之也勿割也勿頸之交言其重也

湫隘苦蓋謂貧賤言交結之重在貧賤也是以伍負濯漑於宰嚭浦

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善曰言宰嚭由

伍負濯漑而榮顯嚭既貴而譖負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

曰可以濯漑說文曰濯浣也毛萇詩曰既漑也在於貧賤類乎泥滓縻之好爵同於濯漑史記

曰伍子胥者楚人名負楚王誅負父奢子胥往吳闔廬既立得志以子胥為行人楚又誅大臣

伯州犁州犁之孫亡奔吳亦以詔為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否

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犁否因嚭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

胥請帛否以為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喜為太宰吳敗越於會稽

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將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嚭子胥王乃使賜子

胥屬鏹之劍乃自剄左氏傳曰哀公會吳橐鞞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

否或作太宰詒字雖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漢書述曰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携手趨秦撫翼俱起

翰曰伍負子胥也濯漑洗濯也宰嚭因子胥洗濯而榮貴張耳封常山王故云張王陳餘為趙

相故云陳相撫翼謂相撫持翼佐而致榮貴窮交言窮迫則交謂宰嚭死楚奔吳陳張因秦立

趙也馬驚之俗五臣本澆薄之倫五臣本無不操

也馬驚之俗五臣本澆薄之倫五臣本無不操

也馬驚之俗五臣本澆薄之倫五臣本無不操

權衡秉織續衡所以揣委其輕重續所以屬其

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

曾史蘭薰雪白善曰阮子政論曰交游之黨為

之淳許慎曰澆薄也漢書曰衡平也權重也衡

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鄭眾考工注曰稱

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欵籥

織續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續以候氣運命

論曰顏冉大賢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

翰鳳翼習鑿齒襄陽記曰舊日諸葛孔明為卧

龍龐士元為鳳雛曾參史史魚也莊子曰荆

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蘭

芬也葛龔薦郝彥文曰雪白水折駁然羅世也

銑曰馳騫謂趨走也倫輩操執衡秤續縣揣量

也言趨走之人澆薄之輩皆執衡秤勢之輕重

特絲量氣之麤細若勢輕氣微雖行如懸因將

德如曾參史史魚終不云重也龍舒向金玉淵

翰鳳雛喻君子蘭薰雪白喻芳潔

**海卿雲黼黻河漢**善曰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

劉子駿漢朝之智製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

類於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

**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

**毛**善曰游塵土梗喻輕賤也左太冲詠史詩曰

視之若埃塵稽含司馬諫曰命危朝露身輕

游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以學真土梗耳司馬

彪曰梗土之榛梗也漢書項羽曰歲飢人貧卒



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損矣  
翰曰匍匐伏行逶迤邪行皆謂恭也折技按摩  
手足也痔後病也且人抵之言趨勢之人見有  
威力者雖共工驩兜莊躄盜跖之徒亦為之盡  
敬按摩手足舐其痔病金膏金丹也將意謂以  
寶幣申厚意也脂韋桑弱便辟曲諂貌導引也  
謂作柔弱之貌引誠心  
於勢人也  
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

之室苞苴將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

芒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善曰禮記曰苞苴

曰苞苴裹魚肉者也或以葦或以茅荅賔戲曰  
銳思毫芒之內  
銳曰輪蓋謂軒冕之人夷伯  
夷惠柳下惠苞苴簞筥以裹魚肉也張張安世  
霍霍光也言從勢之人游於豪貴之門謀其勢  
力輕重毫芒不差也忒差也  
允斯五交義同賈  
量度也謂度其輕重而交也

古鬻故相譚譬之於閭闔林回諭之於其醜善

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眾周禮注曰鬻賣  
也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  
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然齊士大夫乎孟嘗君  
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  
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之也求  
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然然此以市喻交疑拾  
誤為相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  
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  
也向曰五交謂上五交也鬻賣也譚拾子曰  
人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夫市朝  
則滿夕則虛非朝愛而夕憎也存故往亡故去  
其勢然也閭闔市垣也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  
水小人之交甘如醴醴甘故速壞也今夫寒暑  
言相譚譚無以市喻交之文疑為誤也夫寒暑  
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



張陳范臣卿事重  
用亦是微瑕

或初存而未亡或古約而今秦循環翻覆迅若

波瀾善曰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文  
中子曰物盛則衰說文曰襲因也說苑文

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

故富而今貧笙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

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環周則復始窮則

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濟曰遞迭襲仍約儉泰奢也言人事不相通塞

之理如循環無際翻覆迅疾若波瀾相從也

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

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未斷焉

可知矣五臣本作也字 善曰言貪利情同譎  
詐殊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

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未故知全

者鮮矣漢書曰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

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

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至丞相與博有隙也

良曰殉求也言求利情同譎詐則異變化謂貧

富貴賤不恒也從此道觀之故張耳陳餘蕭育

朱博所以為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

凶隙於末也五臣本無乎字 善曰莊子曰規  
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翟公為

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為廷尉

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  
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毅  
梁傳曰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 翰曰規  
規小貌也箴刺也言人之從勢盛衰其然善本  
來久矣謂翟公署門譏客見事晚也 然善本  
字

因此五交是生三

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

釁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尚書曰  
侮慢自賢及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

丘文形容鈔絕三釁  
尚覺宗家未快

文選卷之三

亦但平二叙去而點  
注有指轉折中節  
意意狀詞躍動人其  
撫事清動亦非有非  
常新奇亦只是嚴奏  
得妙蓋其得力處乃  
在鍊意鍊詞故但見  
其佳而莫觀其痕跡

色以辨白黑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也  
銑曰殄絕譽罪也言隨勢之人必敗德絕義與  
禽獸同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譽也善曰杜預左  
氏傳注曰攜

離也向曰**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譽也善曰  
左氏

傳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  
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漢書替曰勢利之  
交古人羞之齊曰陷沒也饕餮貪財食也**古**

言趨利沒名聲於貪鄙為貞介之士所羞也

**人知三譽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

**以擯**楚宋穆昌言而示絕有肯哉有肯哉善曰

毛萇詩傳曰梗病也又曰速召也有梁之初淳  
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華故敘叔世之交情  
刺當時之輕薄宋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  
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

同門生喪親家在山中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  
之令寄縑以祠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

鄭玄曰夏擯也楚荆也尚書

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孫綽子曰莊多  
寄言渾沌得宗象罔得珠旨哉言乎良曰梗

病尤過也言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將慰之  
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擯楚杖也

昌當也言美也美哉美丹穆之情遠也**近世有**

**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善曰  
漢書

上以書勅責楊僕曰懷銀黃垂玉組夸鄉里左  
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翰

曰樂安郡名髦傑喻英彥也縮貫也銀黃謂  
銀印黃綬也夙早也言早為人所稱譽也

**文麗藻方駕曹王英跽**五臣本**俊邁**騫橫許郭

**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善曰孫綽集序  
曰綽文藻邁麗

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琰謂司馬朗子之弟剛斷英時裴松之案時或作特竊謂英特為是辯亡論曰或將連衡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各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贊曰鄭當時之推賢也銑曰邁美也麗藻喻文章之美也方並也曹植王王粲俊邁循俊異也聯橫連衡也謂與許劭郭林宗齊衡也孟嘗君姓田名文好養賓客鄭莊置驛長安諸郊請客以夜繼日是好賢人

**見一善則吁**吁**衡扼腕**烏**遇一才則揚眉**

**抵掌雌黃出其唇吻**無粉**朱紫由其月**善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漢書曰公盱衡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盱上曰衡謂

此亦說之也

舉眉揚目也字林曰盱張目也張儀傳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特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向曰盱衡驚視貌扼捉揚舉也抵掌側手擊掌也雌黃善惡也吻口也朱紫品藻也許邵與從兄靖共品藻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品題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

**輜側軒**蒲擊轉為歲**坐客恒滿蹈其闔闔若升闕**

**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阪**善曰西都賓曰冠蓋如雲

漢書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嘲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表紹賓客所歸輜輳

比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耕車前衣車後為輜史  
記蘇秦曰臨菑之塗寧轂相擊說文曰輜車軸  
端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鄭玄禮記  
注曰闔閭皆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論語子  
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  
之奧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獨特風裁士  
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濟曰輜耕華車  
也輜車軸頭也闔閭門限也闕里孔子里名西  
南隅謂之奧後漢時人有登李膺之門者謂之  
龍門言當時衣冠士人得踐任叻門限及奧隅  
者如昔人得升孔子 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  
之堂李膺之門耳 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跡  
善曰戰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謂伯樂曰  
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日而立于市人莫與言  
顧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  
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汗

明論春申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阪遷延  
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  
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今僕居鄙俗  
之日又矣君獨無漸拔僕也前板翦拂音義同  
也東觀漢記曰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  
氏大義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人肩相  
摩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吳都賦曰  
躍馬疊迹 良曰盼視也言士人因盼顧盼翦  
拂而升臺省者摩肩疊跡言其多也影亦飄也  
組綬也雲臺臺名漢儀以丹漆塗地故曰丹墀  
之庭 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五臣本之清  
塵庶羊左之微烈善曰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  
狎習也近也李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  
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  
語也楚辭曰日聞赤松之清塵烈士傳曰羊角  
哀左伯挑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

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  
王將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微烈 翰曰締結  
也綢繆親密貌言當時與任昉交者皆想慕莊  
周惠子羊角哀左伯桃之美業也徽美烈業也  
角哀伯桃為死友同之楚路逢雨雪計不  
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餓死於樹中矣 及瞑  
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  
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 善曰東粵謂新安昉死  
也莊子曰夫差冥目東粵楚辭曰歸骸舊邦莫  
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總帳謝  
承後漢書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  
辟雖不就其有死喪赴弔萬里常於家預炙雞一  
隻一兩縣漬酒日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家  
隄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藉以雞  
置前醖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禮記曰朋友  
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范曄後漢書曰范式字

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元伯卒式忽夢  
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  
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  
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窆而  
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  
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  
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未從此  
辭式執引柩乃前式遂留冢次修墳種樹然後  
乃去 銑曰瞑日死也粵當為越為任昉死於  
新安葬於揚州揚州則梁之洛陽也總素罕希  
也宿草塵根也徐孺子聞友死喪者每以一兩  
縣漬酒中常赴弔萬里至冢乃以水漬縣使有  
酒氣置前祭畢即去不見喪主彥美士也禮記  
云朋友之墓宿草不哭絕動輪之賓謂墓無車  
馬之謁也貌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  
鄣薦之地 善曰諸孤昉子也劉璠梁典曰昉有  
子東里西華南客北叟並無術學陸

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第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萬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蟬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桂今言大海之南者蓋言流離之甚也向曰藐小貌諸孤謂昉子也流離行散也大海南海也鄆山穢惡氣也言流離遠惡之處

**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

**郗成分宅之德**善曰此謂到洽兄弟也劉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

登清貫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攸然不相存瞻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甚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餓暉聞堪妻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

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為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郇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酬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壁隔宅而居之濟曰羊舌氏叔向也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郇成子自魯聘晉過於衛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酬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而去後衛亂穀臣死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壁隔宅而居之自昔謂平生也金蘭喻交道其堅如金其芳如蘭此言到洽兄弟平生與昉親善如金蘭及其死也使孤幼離流而不問是無叔向下泣之仁郇氏分宅之德

嗚呼

鑽得階勁有力

雙句收若緩而實  
勁慨款中秀骨挺  
然

世路嶮巇許宜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嶮絕善曰

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詞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嶮巇王逸曰嶮巇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史記曰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良曰嗚呼歎辭嶮巇薄也

言到洽一何至此嶮薄也太行孟門二山名嶮絕危斷貌言此二山不足比此人之懷抱也

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長驚

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秀濁

誠恥之也誠畏之也善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郢曹植應詔詩曰彌節長驚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辭曰高山崔嵬兮水湯湯死曰將至今與麋鹿

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羣也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牙楚辭曰吸精氣而吐秀濁兮說文曰秀亦氣字翰曰耿介之士峻自謂也驚走也言裂裳裹足弃之而走立於高山之頂以遠之皦皦潔白貌秀濁喻穢俗也言穢俗之人如到洽者信可取也畏

### 演連珠

五臣本無演連珠三字善曰傅玄敘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 演連珠五十首

文選卷五

五

虛辭括事理而撰  
語特工麗構法全  
不韓公子內外諸  
來但彼雖間排猶  
以散詞出之此則  
全排耳中間談理  
處虛入妙以此知  
士衡之學非徒慕  
繪

### 陸士衡

銑曰連珠者假託衆物陳義以通諷諭之道連貫也言穿貫情理如珠之在貫焉漢章帝時班固賈逵已有此作機復引舊義以廣之演也

###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

所以播氣

劉曰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

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通氣也字書曰冲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向曰此章喻君象天地運動之

節而任賢能也薄迫冲虛也日君德星臣德日星迴迫於天以紀寒暑之節亦猶君臣相助以

成太平之功山盈滿君象也以含養萬物川冲虛臣體也以達不通后土地也播布也言布氣

以成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

劉曰夫五

生物

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踐金木相代而共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善曰莊子曰四時之氣天不私故歲成

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濟曰五行水火

金木土錯雜也違諧也言五行雜運四時相諧以成其歲亦猶文武雜任可否相攻以成其理也

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

要克諧之會

劉曰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

其職膺金石之別響君執契居中納鏗鏘之合韻善曰左氏傳敬恭朝夕恪居官

離字統妙不相照  
分句自無不合



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徵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爲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良曰恪勤也赴會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離猶節也契信克能諧和會合也言百官勤居其職君執信以任之則事無不理奏樂者會八音之節則聲和而韻合也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劉曰夫鑑千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丈之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爲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日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爭稱負也翰曰此章明

君當度才受任臣當度德受官也才亦力也器能也錘曰權秤曰衡殆危也言力少任重力盡則困用廣能寡能盡則凶所稱之物重於錘衡必折所鑿之形太於鏡照必窮皆不稱任也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劉曰由衡人所以爲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功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效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銑曰程品效考業事底致豐大也言明君任人必能品藻才能考其事業而後受職貞臣致力佐主常辭爵祿豐大故能安國存身而無叨濫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

佐於昊蒼

五臣本作倉劉曰此章言賢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亡殷三仁辭職隆周

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

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仁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

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

向曰此章明世有賢人但應時而用耳髦俊俊人也秀美也大人天子也言俊人世世皆有仁

園之美亦逢時而出故聖主明王之興賢臣亦相應而起豈拔之於地下降之於天上擢拔也

昊天也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

是以俊乂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

鳳舉之使

善曰言末代闇主崇神弃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毛

萇詩傳曰適之也毛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

碧雞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遺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

龍堆之表濟曰此章明昏主弃賢良親邪媚如鳳鳥之舉也言昏主所遺者未為非賢所重

者不必適理何者俊乂之人隱於藪澤則不蒙招引精怪之神處於山巖則發使徵求之

也漢使王褒迎金馬碧雞神於蜀是也

臣聞祿放

五臣本作施字

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

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

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劉曰寵謂五侯親謂

三卿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善曰孔安國論語註曰放依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無仲丘西山之饑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道五侯廣雅曰軌迹也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春秋命歷敘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良曰此章明權在寵臣則國危矣隆盛也言卿大夫稱家三卿謂孟孫叔孫季孫世及謂相承不絕也五侯謂王商王立王譚王逢王根也軌跡也陵謂頽毀也言權盛於寵臣祿厚於私親非家國舉選之道魯君之奔漢祚中缺蓋由是也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昭時風夕灑程形賦音

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

無置於心善曰至道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普治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覲而品

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合響也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慎曰灑猶洗也翰曰此章明聖人以百姓心為心則萬物各得其所矣靈輝日也觀見也灑猶散也程量也夫日之朝見隨隙穴大小而納照風之夕散因形物巨細而賦音亦猶至德之君化及萬物各盡其分故百姓無匱乏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綱羅雲不必招鳳

是以巢箕之叟不眇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

傳巖之夢劉曰古之隱人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

籍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傅巖而精通  
武丁言巢許其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  
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  
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乎呂氏春  
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  
於夫子許由遠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琴操曰  
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  
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徵  
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  
其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  
耆舊傳秦密對王商曰昔堯優許由非不私也  
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  
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焉巢父責  
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令聞  
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  
乃過清泠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  
聞許由之為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  
耳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

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不肯就時人高其  
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由恥聞  
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  
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  
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  
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  
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既  
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  
亦洗於渭乎銑曰此章明大賢不可以禮法  
而致能以至道招之則無不至矣頓致網網也  
巢巢父也箕山名矚顧也幣帛也洗渭或云許  
由洗耳於渭水傳傳說也隱於傅氏之巖見夢  
於高宗高宗徵之為相龍鳳喻賢人也言下網  
振網不可致之亦由巢父不顧束帛之聘許由  
不感時君  
之夢也

臣聞鑒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

若政作開字  
若政作開字

也有。睥而眠。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劉曰。鏡質薄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為樂。不假鐘鼓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物。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向曰。此章明聖人化物。當以道德。不以威儀也。鑒鏡也。精謂鏡器。謂目也。凱。大也。鐘鼓樂也。玉帛禮也。夫鏡之質薄。目之形小。所以能照深視遠者。以有精明之德。聖人能體此精明之德。則不假禮樂之化。而天下自樂也。

上。照明而涉。化下。照晦而統。讀。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冶容。不悅西施之影。五臣本。乘馬班。劉曰。美女之影。不惑荒嫗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嫗。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繫相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畧影也。濟曰。此章明積實而小。勝名虛而大也。都。美也。景謂畫象也。班如。馬不進貌。輟止也。太山。東岳也。陰影也。言積微實。必感動於物。崇廣虛。不能移於心。雖美士荒嫗。不悅西施之畫。象。東岳陰影。不能止難進之馬。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

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

所思劉曰此章言賢明有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

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繁曲之絃無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

劉云繁曲之絃謂絃被繁曲而不甲者也言繁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願明時

以效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尸子曰繞梁之

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聽也良曰此章明應物有方則無難矣充滿也

幽蘭香草也韓娥善歌餘聲繞梁言應物有法居難亦易畜才於身者候時而行求滿堂之香

非幽蘭則難致歌聲繞梁者彈絃之人思與合曲亦由明主將理非賢不可賢人在世亦明主

所思與之六理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

是以陵飈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劉曰為鷓能飛不假風力鷓鴣夜見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

善曰莊子曰鷓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鷓鴣夜撮蚤察毫末晝出暝日而不見丘山言

殊性也高誘曰鷓鴣謂之老菟鷓音休蚤音爪翰曰此章明賢人遇時則通故無窮屈鷓急

風也曜夜之目謂能夜視也倒日迴日也賢者隨時應變故無窮屈也言有陵飈之翻者不求

反風之力也夜見於物者不思迴日為明喻賢人居亂闇之時用情與太平之世同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

是以柳莊黜殞非貪瓜行之賞禽息碎首豈要

先茅之田

劉曰夫黜尸以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

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肯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藉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為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相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檻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對云觸車未詳其音左氏傳

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銑曰此章明貞義之臣諫君舉賢皆發自深衷而不求於封賞也瓜衍晉侯賞士伯縣名先茅襄公賞胥臣縣名也昔衛大夫史魚病將死謂其子曰我不能進蘧伯玉之賢退彌子瑕之諂死當殯我於側室是矣是黜尸於側室以進賢也今言柳莊則無黜尸進賢之道是陸生之誤也禽息薦百里奚於繆公繆公不用乃碎首以達之言此二人碎首黜尸並發於忠貞之志以進賢明豈有求於爵賞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

五臣本作暉 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

臣屢拘後時之悲

善曰言讒人在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

今鼓琴訣云彈欲  
斷絃亦即此旨但  
絃絕則不可復鼓  
謂生於絕絃未免  
意固語滯

而息照俊又後時而屢歎喻朗玉蒙垢而掩輝  
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  
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  
天何為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譴人乎尸子曰鄭  
人謂玉未理者為璞 向曰此章明讒臣在朝  
壅蔽明君故冷賢者不得用也利眼日也天有  
日月如人有眼故以日為利眼也此喻君也雲  
喻讒臣也璞玉也以喻君子蒙垢謂讒言所汙  
之也夫雲翳於日則不能照垢汙於玉則不能  
光亦猶明主賢臣遭讒邪壅蔽不能申聖明之  
德故數有失時  
之悲後失也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五臣本

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

年善曰香以燔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

賦曰酷烈芳郁王逸楚辭注曰委弃也楚辭曰  
五音紛其繁會 濟曰此章明烈士貞女身死  
而後名彰言香委火而香芳音以絃急而繁亦  
猶烈士貞女沒身知節於當年而後成其名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王脩身則足

是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

陽五臣門之哭善曰晏嬰立威於樽俎子罕勸

不撓良宰貞臣有效於斯者也按晏子春秋曰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  
願得君之樽為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  
撤去之范昭不悅起而舞顧太師曰為我奏成  
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  
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  
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曰善不出樽  
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



晉人之規宋者友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規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三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良曰此章明忠良在朝不假威力而服敵國也言此二人脩身衛主執禮節於樽俎哭介夫於楊門雖三晉之疆千乘之勢不敢加兵於齊宋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

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

善曰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閥乎婁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翰曰此章明取人之才隨其所長不待備具而後任也洪大韻調詠歌也言樂音大小雖異俱合於調舞容俯仰殊體必依於歌士

有言適於事德合於道才雖精麤長短不同皆可命而用之也

臣聞因雲灑澗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微

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劉曰此言

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銑曰此章明賢人負德當際會而成也徽美俟待也言雨之灑潤聲之音響必資風雲而後芬美流遠也亦猶德教待賢而後濟賢人因時而後彰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遷

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

之機劉曰此言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向曰此章明有言而無行者不可用也虛器謂畫器也言循畫器者不堪應受盛賞空言者不足理機務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賜谷善本作湯字之器揮翮生

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

而助洪劉曰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緹縈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

宰予曰鑽燧攻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濟曰此章明人有小能者亦可助成大功也燧鑽火木也賜谷日出處畧日影也飛廉風師也毗贊瑣小也言鑽燧取火揮

翮生風亦能續日畧之明繼飛廉之吹足明小能之人亦可贊助大業

語平而意峭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

其涼是故五臣作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

善曰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貴賤華其賞罰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薛君

薛詩章句曰煦暖也良曰此章明人君賞罰不以貴賤而易常也煦蒸也蕭艾惡草芝蕙香草墜落肅嚴

普徧洪大也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五臣道繫於神人亡

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五臣作史

清耳而無伶倫之察善曰此言事在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

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杜預左氏傳註曰肆極也世本

日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翰曰此章明工巧可以習致妙道難以力求也慣猶善也輪匠輪扁也肆信也奚仲造車者瞽無目人也史樂官也伶倫黃帝樂師也言奚仲造車輪扁繼之不乏其妙瞽史靜耳不能得伶倫之妙是由工妙外物易善也聽聳繫神難成也人亾則滅明妙道則難傳也

臣聞性之所期五臣本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

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

必增輝善曰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

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鑿取

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盞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鑿鏡鑿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

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盞謂以明水滌染盛黍稷烜音燬銑曰此章明貴賤雖異理極則同也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級甲至其極則同

歸矣亦猶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其來雖高涼輝之性不加於尋常水火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

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劉曰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睡此其義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

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

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

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圍乃復

往說日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  
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 向曰此章明事至於  
妙非常人所知也肆陳訊言釋解也南荆東野  
同善注言楚人其唱雅曲凡耳所不聽子貢雖  
陳其芳義野人所不  
善是事不適時也

臣聞尋煙染芬薰意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

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

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劉曰周孔以禮樂訓世

白為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存

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薰火煙

上出也曹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豈洽之政尚

書益日至誠感神濟曰此章明教跡垂世者

可尋妙道在身者難繼也薰煙徵驗操曲也玄

晏禮教也動神至道也言尋煙染氣經息猶香

喻周孔雖死禮教之風尚在驗音錄響曲

終即絕喻堯舜去世至道之化乃滅也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

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

善曰日月發輝既尋虛而捕影欲藏形託闇豈

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惑

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鄧析子曰藏

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

重光日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麗其

精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玄賦曰朝

註引莊張未徹五  
臣註稱堯舜去世  
至化乃演近是

探賾但以無私之照無情之觀故物不能逃也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

是以四族放而唐劼二臣誅而楚寧劉曰凶邪亂正亦由

浮雲蔽天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戮費鄔而王道治也善曰尚書舜流共于

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劼美也二臣費無

極與鄔將師也左氏傳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

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鄔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其國

也翰曰此章明誅暴亂則主聖明矣霄天澄淨也四族謂共工驩兜三苗鯀也二臣謂費無

極鄔將師也天水喻君也風雲喻亂臣也言去風雲則天清而水平誅暴亂則君聖而時泰也

劼繼也故舜能繼唐因放四凶楚之載理由戮二臣也

臣聞音以比耳為養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

所傾非假百五臣本作此里之操萬夫婉變非俟西

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權佐明主因時而命官劉

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時故世心苟自足不假美矣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

之賢矣善曰楊雄答客難曰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

繫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鏡曰此章明君當隨時擢賢不必空慕

古人也北里樂名雜曲婉順變好俟待也西子西施也夫悅耳目者以適時而為美何必假北

里之操待西施之譽而後樂哉言聖人亦當隨世擢用賢良豈必遠思稷契而後成理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已

所易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取童昏之心德表生

五臣本民有倫不能救棲遑之辱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

移弊俗係時非克已能正是以放勛化被四表不革卅朱之心仲尼德冠生人不救棲遑之辱

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卅朱荅賔戲曰聖哲之治樓樓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

照向曰此章明性愚不可以教變俗敝不可

以力移也勗勉獻明也童昏癡也表上也夫至愚之人非假物而能致其明至敝之時非克已

勉力而能正故唐堯能理天下不能化子之傲孔丘德上人倫不能免已之辱也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

五臣本作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

時而謬劉曰檢謂定檢不瀾漫也此言望景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

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龐萌魏武失之張邈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

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濟曰此章明人事深遠不可抑知也循轉也檢

猶分也揆度也盈數長短之數也臆心謬誤也言天之運轉有定分故可察人之變易無常故

難明何者天道有定畧刻不差無恒之人心口相誤是明人心難知於天也

臣聞傾耳求音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

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

則並質不能共其休劉曰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

出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也 善曰莊子曰  
弃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  
能相通猶百官衆枝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良曰此章明量才任人事雖勞不可以殊能兼  
也優樂澄定徇營感憂塞隔也夫傾聽求聲者  
則耳苦而目樂定心營物者則神勞而形安然同  
在一身之上而休感異者  
是天理殊宜造化自隔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

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

故凌五臣本作陵霄之節厲劉曰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

所以烈士貞女弃彼而取此也 善曰周易曰  
遜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遜隱也論語子曰吾  
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  
淫漢書蒯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

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勵高也 翰  
曰此章明遁世不仕非樂幽隱貞烈之女豈樂  
獨居知時不可仕知欲不勝名也言隱者豈性  
如匏瓜繫在一處貞女豈不知懷春而好偶影  
以時不可動故勵節  
不可違故執操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

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

士忘栢撥之君劉曰搖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

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  
其樂矣豈復思時雍栢撥之治哉 善曰身蔭  
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  
曰北溟有魚名之鯢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  
之雲家語曰子路為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子  
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

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  
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甚嚴草木甚茂此忠  
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  
斷其民不擾也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  
陽人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  
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桓撥  
謂殷也毛詩曰玄王桓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  
者以密為密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聞以邑  
對姓恐文非體也 銑曰此章明令長政和人  
得其足矣鈞天中天也昔趙簡子夢游鈞天鈞  
天為設廣樂也垂天雲謂大雲也蒲子路所理  
邑密卓茂所理邑也黎衆也時雍太平化也豐  
沛謂漢高祖也桓撥謂殷湯也夫聽足於音不  
思廣樂身有所庇不假大雲亦猶蒲密衆人被  
子路卓茂之化而忘太平之  
風漢朝之士不思殷德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同矇蘇收察懸景

東秀則夜光與珽珽善本作武夫匿耀是以才換世

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劬劉曰運若時來則賢明易興數逢澆季則愚聖一揆

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  
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也頓  
猶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  
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矇奏功薛  
君曰無珠子曰矇珠子具而無見曰矇大戴禮  
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鄒  
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象武夫  
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之次玉者 向日  
此章明君暗而權臣任事則賢與愚同類矣飛  
轡謂日也日有御故云日為君也離朱明目人  
喻賢也矇矇謂盲人喻愚也懸景月也月象權  
臣也秀出也夜光璧名喻賢也珽珽石名喻愚  
也換易也困遲也夫日闇則明目與盲瞽同為  
無察月出則夜光與珽珽咸歸匿耀亦猶世昏



則賢愚俱困逢時則賢者相繼而起劭繼也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儔素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

日月不能以形逃劉曰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

近之義也以至夏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豐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爲按每律各一內痺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按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儔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濟曰此章明

用人不假臨事而後知也但察志氣之近可驗心迹之遠也管律管也儔向也謂挿向地中候氣也欺誑也表以測日影言以寸管測天地之氣尺表候日月之形則天地不能誑日月不能逃而况人情能逃匿乎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

不觀萬殊之妙劉曰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

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

為萬殊 良曰此章明聖人以道御物不私其情故無不應也畜積也究盡也絃有常音曲終則異以挾改易之情故不能見其妙鏡無積影觸形則照以合應物之體故能盡其容言聖人亦猶鏡也

臣聞祝敵五臣本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鞀鼓踈

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

審其會劉曰夫道上環中理貴持會希發而節

樂者繫一祝之功也一契而御眾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踈遲也翰曰此章明道雖少而合理者亦不可弃也祝圍止樂之物鞀小鼓也夫祝圍鞀鼓音雖希踈皆和金石節序繁絃也言經營政化圖謀事物亦資合理之事以審

臣聞目無掌五臣本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

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善曰言為政之恕已及物也耳目在身施之異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責也銑曰此章明人無周材不可以責備也言目不堪聽耳不堪視斯乃在於一人之身猶不責其通塞之故豈可求諸備於一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

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

銜燭之龍劉曰此欲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在鵬鷄之義也善曰杜預

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闢沒汝寘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而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鼈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向曰此章明物各得所則無傾慕之心矣肆恣厭飽充足也王鮪魚名姐繫也吞波大魚也北方有無日之處有龍銜燭而照之夫放身而居恣口而食在於安飽為足亦猶姐登王鮪者不得待吞波之魚也室照蘭燈者無假燭龍之光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善曰楚辭曰衝風起兮橫

波王逸曰衝隧也言及遇隧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

乘廣雅曰漂激也翰曰此章明人性隨化遷易聖人為理不可不慎風化也龍舟畫龍於舟也漂也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善曰法言曰能動聾聵也洞疾貌也楚辭曰夏屋廣大沙堂秀莊子云風謂蛇曰折大木飛大屋唯我也良曰震風大風也何則牽乎動則靜凝劉曰言洞疾夏大傾側也何則牽乎動則靜凝舟牽乎水波靜而舟定故曰靜凝也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疑止也自定之貌也翰曰疑止也係乎靜則舟牽水是動也以波安而反靜止也係乎靜則動貞劉曰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銑曰貞正也屋係於地是靜也風震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而動正也

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劉曰此謂物無常性惟化所珍故水本驚

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  
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淳  
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  
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誤也悔當為誨曾曾參史  
史魚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鉗揚墨之口向曰  
殷盛也盜跖東陵大盜也曾參史魚庶繁之士  
也言人無常性善惡在於化也水本漂蕩風靜  
則安屋本堅正風漂則側猶貞女之心因淫風  
而倡蕩大盜之性遇淳化而庶繁也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暴

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善曰言人居窮則志篤處達則恩輕是以楚君  
施轡激三軍之澆俗少原流勸請輕薄之類風

賈子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亡其跣屨  
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  
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跣屨哉吾悲與之  
借出而不與之借返於是楚俗無相弃者韓詩  
外傳曰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  
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鄉者刈  
著薪而亡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  
著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者  
不忘故也濟曰此章明故舊不可忘也服用  
遺弃也墜屨忘簪同善注言人達時所用或有  
可弃貧賤之交在於貴難忘故楚王  
之悲少原流勸蓋欲激厲澆俗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五臣本作不應感以其方雖

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

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闇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

乎物者方約而功峻

劉曰商風漂蕩本無興雲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

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良曰此章明君行暴急之政則不能懷百姓也商飈秋風也谷風東風也彌猶徧也峻高也夫秋飈吹山不能異雲疾不應也東風動條則必降雨微而順也亦猶闇者法繁而人不從明者事約而功高大也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

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

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劉曰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弃性逐欲遂

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箕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侈則國亂二王皆弃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凝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翰曰此章明情欲縱則必喪身亡國也殷謂紂周謂幽王也微子過殷墟見麥秀於舊居而悲周大夫過周京感黍苗而歎夫煙能生火性能生欲火盛則煙滅欲深則性亡亦猶殷周之君縱欲隕身喪國使二賢感歎也宮室盡為禾黍故無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

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

含響朗笛踈而吐音

劉曰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滂隆用行其止取其

濟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  
善曰爾雅曰大鼓謂之鼗責與鼗古字同鄭玄  
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 銑曰  
此章明聖人不在物從已故所適必通也繳射  
也網網也大鼓曰賁明明踈通也夫鼓笛為器  
有通有塞故使任各異而聖人用心俯仰順物  
升於雲則為繳流於淵則為網故物不能逃而無不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

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五臣本作

重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善曰性命之道舍靈所惜以利方生

則生重利不以利喪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  
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弃身是勢之所  
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劍之痛以利輕  
於生臨川有投跡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

乎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劓其喉愚者不為身故  
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  
臨川自投謂比人無澤也莊子曰舜以天下讓  
其友比人無擇比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  
也欲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  
也 向曰此章明賢者重義而輕身也文子曰  
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劓其喉愚者不為也舜讓  
天下於友比人無擇無擇曰欲以辱行漫我因  
自投清冷之泉夫理有可守者為勢力所奪道  
有可閉者為威權所開是以據圖之人揮劍不  
痛以利輕身也投川之士死而可哀者輕身殉  
也義也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

應玄是以天地之曠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

五絃

劉曰事得其要雖寡而用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

曰玄遠也小雅曰曠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五絃琴也歸田賦曰彈五絃於妙指

濟曰此章明事能通變者雖小可以窮大也器用玄遠曠深該備也夫事有變要所用淺約通

乎玄遠者亦猶易著六爻備於萬象琴張五絃摠於衆聲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

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劉曰此言令人尋本而奔末也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良曰此

章明弃虛收實也圖畫也言人圖形於影不得容媚察六於灰無見赫烈若信虛言不能存道

亦猶畫形於影不至其質也造至也五臣本此段在通於變者一段前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

是以儀天步畧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

難察劉曰天布列象物所以知其度此即遠猶踈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

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曰畧日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

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覩也翰曰此章明事遠者不必難

知近者不必易察也儀法步推畧影脩長揆度也夫天體雖遠可以法推者踈而易知神機至

近非能理契者密而難測故聖人用心不重其大不輕其小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

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疆不能反蹈海之志漂

魯善本作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善曰言勢有極也虐暑涸

陰之隆不能易火冰之性吞縱漂鹵之威不能移貞介之節淮南子曰夫寒之與煖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勢暴也事如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 銑曰此章明士有執節者不可以威力移也虐毒也陵原也爾東諸侯合縱拒秦而秦吞併之蹈海謂魯連

隱於海也櫓大楫也武王伐紂流血漂櫓西山首陽山也夫冰之性寒毒暑不能滅火之性熱凝陰不能累亦猶秦皇之彊不能廻魯連之志周武之威不能屈伯夷之節也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

是以烈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劉曰金為火所流海為寒所凝此是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閉而所窮也 善曰 晁誘呂氏春秋曰數術也 向日此章明理有定分不可越也言火之流金寒之凝海乃理開常達之道是以能之至於焚景結風則數塞必窮之義由是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



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

不凋寒木之心劉曰夫冒霜雪而松栢不彫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

也雞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

能淫也善曰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

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厦屋

幪莫公切濟曰此章明貞操之士時亂不能

易其節也足於性謂松栢也天損謂霜雪也貞

於期謂雞鳴也時累謂風雨也喻君子邪亂不能

能侵其明節亦猶風雨不能誤雞鳴霜雪不能

凋松栢也

淫侵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蕭統選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註  
張銑 李周翰 呂何註

箴

女史箴一首 善曰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張茂先 良曰女史女人之官執彤管書后妃之事華懼后族之盛故假

女史作箴以戒後宮也

茫茫造化二儀既 五臣本作始 分散氣流形既陶既

甄 善曰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道遙高誘曰造化天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

雖是四言却流轉有頓挫調閱而意活後來張龜古大賞箴志本此

心言語語乃神而  
字其中然先為從  
百勢是本實成忘  
其國也而思其德  
杜家

兩儀 又曰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度物  
無非教也漢書董仲舒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  
所為如淳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也 翰曰茫  
茫廣大貌二儀天地也陶甄謂陶人為瓦器也  
言天地散氣流而為器也 **在帝庖羲肇經天人爰始**

**夫婦以及君臣** 善曰周易曰庖羲氏之王天下  
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

類萬物之情也 又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  
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

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 銑曰庖羲  
伏羲也肇始經治爰於也言伏羲始治天下於

是立夫婦君 **家道以正而** 五臣本 **王猷有倫** 善  
臣之道也 無而字

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毛詩曰王猷允 **婦德**  
塞猷與猶古字通 向曰猶道倫治也

**尚柔含章貞吉** 善曰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  
妻道也 又曰含章貞吉以時

也 濟曰言婦德尚柔 **婉嫕** 翳 **淑慎正位居**  
順也易曰含章貞吉

**室** 善曰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為人婉嫕有節操  
服虔曰嫕音翳柔之翳曹大家列女傳注婉

柔和嫕深邃也毛詩曰淑慎爾止周易曰女正  
位乎內 良曰婉順嫕靜淑善也正位謂皇后

也 **施衿結褵** 善曰儀禮曰女嫁母  
之夙夜無違父母之誠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

其儀毛萇曰褵婦人之幃也褵與離古字通也  
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 翰曰褵纓也虔敬也

中饋酒食之事也女嫁母施衿結纓曰勉之敬  
也 **肅慎爾儀式瞻清懿** 善曰毛詩曰敬慎威儀

肅敬儀法式 **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枉耳**  
用懿美也

**忘和音志厲義高而一主易心** 善曰列女傳曰  
樊姬者楚

文選卷之六

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

**豈無畏知死不恡**五臣本作吝字 善曰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園關

獸熊佚出園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好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何故當熊婕妤好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歎以此倍敬重焉 濟曰熊猛獸也美女曰媛言此人豈不懼為

君致命知死不惜也吝惜也 班妾有辭割驩

五臣本作 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善曰漢書曰成帝遊於後

庭欲與班婕妤好同輦載婕妤好辭曰妾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

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 良曰 此豈無思念於懷 割歡者防慮微遠也

**道罔**

**隆而不殺物無盛而不衰日中則具月滿則微**

善曰長楊賦曰事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又曰周易曰日中則具月盈則蝕毛詩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鄭玄曰謂不

明也 翰曰殺滅具偏也 崇猶塵積替若駭

**機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善曰蔡邕女

首面一旦不脩飾則塵垢穢之人心不思善則邪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莫修其心惑矣家語

孔子曰容不可不飾也 銑曰替廢也塵積成山喻積小善而成高德也言興德如為山之難

廢似發機之易也 向曰飾容謂理裝梳也飾性謂脩德行也

**性之不飾或行**

**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善曰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

素者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 濟口愆失也 良曰斧藻謂修飾也克能也言修飾道德則為

聖人**出其言善千里應之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

善曰周易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 又曰徐幹中論曰苟失其心同衾為遠 翰曰言善則遠亦應

背義則夫婦亦相大**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

疑同衾謂夫婦也 周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 銑曰言榮辱在出言善惡也**勿謂幽**

**昧靈監**五臣本作**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幽曰

闇也玄漠靜也勿以為闇靜之處而以**無矜爾**為無知者神靈鑒聽不在響象而知也

**祭天道惡盈**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濟曰裕大盈滿也言無以榮自大

天道惡**無恃爾貴隆隆者墜**善曰楊雄解嘲曰

滿也 良曰隆隆盛也墜落也**鑒于小星戒**五臣本作**彼攸遂**善

毛詩序曰小星惠及下也詩曰譬彼小星三五在東喻

所必遂也 翰曰詩云譬彼小星三五在東喻羣妾隨夫人以次序進御於君也易曰無攸遂

在中饋貞吉言**比心螽斯則繁爾類**善曰毛詩

盡婦人之道 銑曰螽斯羽 誥誥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銑曰螽斯蚣蝩也

言無妬忌故種類繁多而詩人引之以美后妃也**驩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善曰國語司空季

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韋昭曰畏黷黷其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

入宮寵少衰而女弟絕幸姊弟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也 向曰過分曰黷言歡不可過分寵

不可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

善曰文子老子曰天道極則反盈則損日月是也魯連子譚子曰物之必至理故然也濟曰

慢因專擅生損因盈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善曰滿至此理之固然也美者自美翩以取尤善曰

曰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

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良曰翩輕也言美者

人各自為美懷輕薄治五臣本容求好君子所

之行者則自取尤過治善曰周易曰慢藏誨盜

讎結恩而絕職此之由善曰周書曰王立

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職汝之由翰曰言為妖治之容而求好者

是君子之讎也結恩而中故曰翼翼矜矜福所絕者皆主在於此職主也故曰翼翼矜矜福所

以興善曰太公金匱師尚父謂武王曰舜之居乎懼不敢息銑曰翼翼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

翼矜矜小心貌興盛也靖恭自思榮顯所期女史司箴敢告庶姬善曰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

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向曰言守靖恭敬則榮望自期於汝身司主也

庶姬衆妾也

封燕然山銘一首并序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齊殤王子都鄉侯

暢來弔國憂寶憲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

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

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文選卷之六十五

撰句錄字乃是封  
禪美新造詞但以  
簡質意行之乃更  
貴飾古色含冲味  
蓋以淡筆灑濃墨  
徑向中忘態自遠  
出於倫上

### 班孟堅

濟曰封者增高也燕然山名也  
銘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稱名也

時固隨竇憲行  
遂作此銘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五臣本無曰字車騎

將軍竇憲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

以為巳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曰竇憲字伯度

女弟立為皇后竇憲稍遷侍中和帝即位太后

臨朝良曰元長也憲和帝長舅也黃高聖皇登翼王室善曰尚

孤寅亮天地弼予一人登翼謂登輔翼也翰

曰黃敬亮信登升翼輔也言見敬信於君故升

為三公使輔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善曰尚書曰納

兩弗迷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銑曰乃

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善曰范

書曰耿秉字伯初為執金吾與竇憲北擊匈奴

大破之左氏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杜預曰

三年而大習出曰訓兵向曰耿鷹揚之校螭

秉為執金吾禦禁也朔方北方也鷹揚之校螭

虎之士爰該六師善曰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

曰勗哉夫子尚栢栢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徐廣

曰此音訓並與上同也毛詩曰整我六師濟

日鷹揚螭虎言士卒驍勇也暨南單于東胡烏

爰於該備也六師六軍也暨南單于東胡烏

栢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善曰范

書曰南單于休蘭尸逐侯鞮單于屯屠河立時

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討并北庭上言願發國中

諸部胡會虜比竇太后從之良曰暨元戎輕

與也與戎羌君長合擊匈奴驍俠也

武長轂四分

善曰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

孫吳兵法曰有革有蓋謂之武剛車者先驅穀

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

曰元大戎兵也長轂兵車

雷輜蔽路萬有三千也四分謂布於四面也

餘乘善曰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奮電鞭駮雷輜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作陵 高闕下雞鹿

五臣本

書曰遣將軍衛青出雲中

善曰漢書曰

遂凌

善曰漢書曰

發屬玄甲李

善曰漢書曰

發屬玄甲李

善曰漢書曰

善曰漢書曰

善曰漢書曰

至高闕臣贊曰山名也范曄後漢書曰憲與匈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良曰陵上也高闕雞

澆皆經磧鹵絕大漠善曰說文曰鹵西方鹹地

山名經磧鹵絕大漠善曰說文曰鹵西方鹹地

軍絕漠臣贊曰沙土日漠直度曰絕也斬温禺

翰曰磧石地鹵鹹地也大漠沙漠也

以纍鼓血尸逐以染鏖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曰逐

王次左右温禺鞮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為單

于者也其異姓大臣左右骨都侯次左右尸逐

都侯左氏傳智瑩曰不以纍鼓也

尸逐皆匈奴君長名號殺人以血塗軍鼓曰纍

鏖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曰逐

鏖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曰逐

鏖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曰逐

鏖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曰逐

鏖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曰逐

鏖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曰逐

鏖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曰逐

鏖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曰逐

鏖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曰逐

鏖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曰逐



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

良曰區亦城也殫盡也

書傳驗圖牒覽

遂踰涿

丁邪跨安侯乘燕然曰善

范曄後漢書曰渡遼將軍鄧鴻與後諸軍皆會

涿邪山又曰南單于上言北單于創刈南兵遜

墨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善曰漢書曰頭曼

單于有太子曰冒頓

頓冒頓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為單于冒頓死子

稽弼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正月諸長小

祖宗之玄靈

善曰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

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

龍庭單于祭天地也將上以摠高文之宿憤光

長號也區落部落也

靈也憤怨

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

天聲善曰其泉賦曰天聲起兮勇士厲濟日

寧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善曰漢

上疏曰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

削鑠王師今征荒裔勦凶虐兮截

昨海外善

毛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銘作五言亦異雅  
淡不浮歸德饒名  
理

荒裔絕於凶虐也 復其貌今巨地界封神丘今建隆喝  
善曰說文曰喝立石也喝與碣同音義曰渠烈  
切 銑曰復魏皆遠也巨徧也神丘蕪然山也  
建立也隆高 熙帝載今振萬世 善曰尚書曰有  
也喝碑也 熙帝載今振萬世 能奮庸熙帝之  
載 向日熙廣也言  
廣帝之年威振萬世

### 座右銘一首

#### 崔子玉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疾卒 濟曰范曄後漢書云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好學舉茂才為汲令兄璋為人所殺瑗遂手刃其仇亡命蒙赦而出作此銘以自戒常置座右故曰座右銘也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

勿忘善曰戰國策唐睢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

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良曰譽聲譽也隱心而後

動謗議庸何傷善曰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

心而後語呂氏春秋曰內反於心不慙然後動也 翰曰隱度庸常也言能度心而動謗議常

理何能傷人乎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戒善曰越絕書范子曰名過

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聰明叡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 銑曰滅善

也在涅貴不淄曖曖內含光善曰論語子曰不

昭不如月之曖曖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向日涅黑泥也。淄黑色。暖曖闇昧貌。言在俗不染外如闇昧內含光明也。柔弱生之

徒老氏誠剛彊也。善曰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河上公曰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亾也。濟曰老子云柔弱者生之徒剛彊者死之徒言以此誠世人也。行行鄙

夫志悠悠故難量。善曰論語曰閔子侍側問閔由也不得其死然鄭玄曰行行剛彊貌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也。良曰行行剛彊貌鄙夫謂庸鄙之人也言庸人為剛彊之志悠悠然其禍故重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也悠悠長遠之貌也。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也。善曰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老子曰知足不辱。翰曰君子慎言語節飲食祥善也知

足不辱故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善曰王蒼勝不善也。鏡曰苟且恒常也。

劍閣銘一首

張孟陽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鑿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善曰揚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山毛萇詩傳曰巖巖積石貌梁山梁州山也峩峩高貌。遠屬荆衡近

綴岷番音波善曰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荊州孔安國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也尚書曰岷嶂既藝良曰屬綴皆連也荆衡岷嶂皆山名。南通印夔北達

南通印夔北達

南通印夔北達

南通印夔北達

南通印夔北達

南通印夔北達

南通印夔北達

南通印夔北達

南通印夔北達

南通印夔北達

南通印夔北達

南通印夔北達

南通印夔北達

南通印夔北達

南通印夔北達

**褒斜**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曰中蜀都西部也楚夷名也梁州記曰萬石城沂漢上七里有

褒谷口南口曰褒北口曰斜也 翰曰邛山 狹名楚蠻夷國名也達亦通也褒斜谷名也

**過彭碣高踰嵩華**善曰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如

關號曰彭門孔安國尚書注曰碣石海畔山也 銑曰彭門碣石二山險故以狹比之嵩華二山

名踰惟蜀之門作固作鎮險可為固也 是曰越也

**劔閣壁立千仞**善曰麗元水經注曰小劔戍北去大劔三十里連山絕峻飛閣

相通故謂之劔閣也 齊曰劔閣言其峯如劔其勢如閣壁立謂峻也千仞言高也 窮地

**之險極路之峻**善曰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 日言窮盡地之險 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

極道路之峻也 良

**漢開自有晉**善曰閉由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 鍾會之伐蜀雖在

魏朝政由晉王故歸功於晉也 翰曰蜀人負此險固故遇濁世則逆而拒之逢清時則順而

歸之閉謂漢末劉備據而叛也 秦得百二并吞

**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善曰漢書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

秦中持戟百萬齊得十二此所謂東西秦也 銑曰秦地險以二萬之眾可敵百萬故能吞諸

侯也齊亦負海之險以二萬敵十萬故能疆大也田生謂肯也獻籌謂獻策於漢高言齊秦形

勢之矧茲狹隘土之外區 向曰矧况茲此也狹險也

**矧茲狹隘土之外區** 監阻也區域也言其土地自在區

**一人荷戟萬夫趨** 七起 七余反善 域之外也 曹洪答文帝書曰一夫揮戟萬人不得進廣雅

曰趨趨難行也 濟曰趨起不進貌言負其險

以上一段亦非有真  
意奇思只是洗鍊得  
緊淨遂覺嚴東饒階  
色

以下勢稍鬆亦遂覺  
味淡

阻一人荷戈萬善曰漢書夫不能進也田肯曰秦形勝之國也齊有瑯邪之饒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也良曰匪非也言非國親不可令居此也險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善曰史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笑曰美哉乎河山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武侯曰善翰曰喜歎也同善注洞庭湖名孟門山名自古迄今天命匪不祀謂不得祀其先人也

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善曰尚書曰爾亦弗知曰片師大崩曰敗績杜預曰喪其功績也銑曰迄至昏暴鮮少績功也言天命不易憑險難而作暴亂少公孫既滅劉氏銜璧善曰范曄後不敗其功也漢曰公孫述

為尊江卒正假稱蜀都太守自立為天子漢使吳漢伐之述死吳漢盡滅公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輿櫬自縛詣壘門左氏傳曰楚子圍許偃公商縛銜璧向同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善曰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范曄後漢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其迹不遠濟曰言公孫述劉禪是覆車之跡無或重履

之以此言告梁益二州以為誠也

### 石關銘一首 并序

序文 以藻麗為工  
大約與王元長曲水  
序同調

周在商前不知何解  
何不易置

陸佐公

善曰劉璠梁典云陸倕字佐公  
吳郡人也少篤學善屬文仕至

太常卿詔使為漏刻石闕二銘冠絕  
當時賜以束帛朝野榮之 良曰

此石闕在端門外夾道而  
置之其上隱起奇獸異禽之狀

昔在

五臣本  
作者

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

黜夏政

善曰尚書帝曰舜汝陟帝位正月上日  
受終于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正月朔

且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  
之時時不渝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改俗尚書

曰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 翰曰格至也文祖  
神宗皆舜禹受命之所也周武王也商紂也湯

天乙也黜退 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干戈  
也夏桀也

而畧緯冥合天人啓其俊德大庇生民

其揆一也

善曰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  
讓于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人之義

為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  
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

里武王為西伯襲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為也孔  
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

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干戈  
說文曰畧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

順軌四時和栗西都賦曰天啓之心人其之謀  
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氏傳鄭子駟曰

以待疆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  
也 銑曰革改也襲猶繼也畧影也緯星也謂

日月星皆有祥瑞之色也啓開庇覆也言舜禹  
揖讓而禪湯武干戈而伐其道雖殊至於應天

地之運開人神之謀明用 在齊之季昏虐君臨  
賢才庇覆兆庶其揆一也

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善曰吳均齊春秋曰東昏  
侯蕭寶卷高宗第二子也

高宗崩太子即位左氏傳曰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向曰季末也昏闇虐暴也謂齊東昏侯為君臨人不道專為暴虐也書曰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也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民怨神怒眾叛親離踏地無歸瞻烏靡託善曰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眾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眾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又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濟曰紂為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東昏侯之酷暴甚於銅柱使人神怨怒親人離叛也踏累足行也人皆怕懼累足而行恐陷刑網也詩云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烏歸富人之屋亦猶人望明君而歸之也靡無也怨歎而無所託也於是皇帝拯

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禔是萬福善曰我

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焉長楊賦曰高祖順斗極運天關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外營陳星毛萇詩傳曰翼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禔福毛詩曰樂只君子萬福攸同良曰我皇謂梁武也極拔操執也斗極之星天下取則鉤陳星名兵衛之象王者當執把焉翼敬也禔猶取也言敬於是善本無龍飛黑水虎神祇以取多福也

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善曰謂舉義旗以伐齊也何之元梁

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已酉檄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為表紹徽豫

州曰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  
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荊州之襄陽為雍  
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龍趨揚脩許昌宮  
賦曰掩燮低徊天行地止 翰曰龍飛虎步喻  
聖人之起也黑水西河惟雍州梁武自雍州刺  
史舉兵故云雷動風驅盛疾貌天行地止謂法  
天地行 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  
止也

**筮協從人祇響附** 善曰命旅誓眾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都賦曰大漢開基

高祖有勳斬白蛇屯黑雲尚書帝命驗曰太子  
發度河中流火流為烏其色赤鄭玄曰以魚鱗  
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尚書  
曰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  
曰英雄響附 銑曰旅眾也高祖斬白蛇屯黑  
雲登壇祭天也武王濟河火流為烏此聖人之  
祥瑞也龜筮謂卜也祇神 穿曾露頂之豪箕坐  
也響附謂如響應聲也

**推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 善曰博物志曰昔禹

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至殺之夏  
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城外既周  
南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  
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  
刃瘞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曾人夫會稽萬  
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威之所  
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  
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賈至  
尉佗雖結箕踞見賈豪士賦序曰援旗誓眾奮  
於所陌之上趙充國頌請奮其旅于竿之羌漢  
書陳餘說陳涉曰將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  
蕭曰矢之墜兮士爭先 向曰穿曾露頂西南  
夷之風也箕坐推髻南越之俗也援引奮振銳  
利也言遠夷君長皆引旗執利請振擊無道也  
**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 善曰楚辭



日過夏首而西浮至逸曰夏首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濟曰夏首水口也謂薛天嗣守郢州庸岷謂蜀也協合抗舉也離心謂東昏侯也同德謂梁武也

**帝赫斯怒秣馬訓兵**  
嚴鼓未通凶渠泥首善曰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

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兵軍戰嚴鼓

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尚書曰嚴厥渠魁張温表曰臨去武昌庶得泥首闕下也

良曰赫盛兒秣養訓教也言帝怒庸蜀將討之嚴鼓未通而凶惡之渠

皆泥其頭面以降也 **弘舸連軸巨艦接艦**  
盧

**鐵馬千羣朱旗萬里**  
善曰吳都賦曰弘舸連軸巨艦接艦鐵馬鐵甲之馬

范曄後漢書公孫贊與子書曰獨五千鐵騎於北然之中陳紆為袁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

李陵與蘇武書曰雷鼓動天朱旗翳日翰曰弘巨皆大也舸軸艦艦皆船也鐵甲也言水陸

發軍 **折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

**士無遺鏃而**  
五臣本樊鄧威懷巴黔底定善曰魏略

王凌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凌自縛歸罪遥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當至

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廬廬江九九江二郡名也伏滔

日廬九之間流弱兵死者十而七八馬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

湘羅二水名也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

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

書曰震澤底定 銑曰折簡謂策書檄軍書廬江九江二郡名湘羅二水名兵不血刃言不交

戰也無遺鏃言不放箭也樊鄧巴黔皆郡名懷

來底致也言以威來之而致定也 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

似藩籬戰同枯朽善曰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秦

論曰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漢書贊曰漢獨收孤秦之敵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

易為力其勢然也 向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藩籬言皆疎薄不固也枯朽言其易摧

折革車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

也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簞食盈塗善曰鄭

注曰兵車革輅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為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左氏傳曰孔子曰夷不

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又淮

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往征之其君

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也 濟曰革車兵車也次比也商商郊牧

牧野武王誓衆之地壺瓶屬簞笥也言師至齊境士女當以瓶笥盛其漿食迎我師於路岐也

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武安老懷少伐

罪弔民善本農不遷業市無易賈五臣本作價

侯曰天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鄰國繼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容及殷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

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語

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人呂氏春秋曰桀

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也 良曰夏桀之時人皆附湯殷紂之時

人皆慕周今齊思梁德亦猶是也弔問也言安撫老少伐其罪惡問人勞苦使農市之人各復

人皆慕周今齊思梁德亦猶是也弔問也言安撫老少伐其罪惡問人勞苦使農市之人各復

其業也 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

一日二日非止萬機善曰河圖龍文曰鎮星光

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年計如淳

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

號漢書息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

而狎至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曰四隩四方也羽檄亦軍書也狎更也言天下

謀軍書更至也而尊嚴之度不僭於師旅淵默

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

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善曰班固漢

臨朝淵默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貌矣

運命論曰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

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訴馬援

寬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鄧

禹與朕謀謀惟快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

籌於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

君子曰莒恃其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

克其三都杜預曰浹十二辰也梁典曰永元

三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于含德殿其夜

以黃油裹首縋而下尚書曰獨夫受洪惟作威

鍾士季檄蜀文曰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

於漢 向曰尊嚴淵默天子容儀也僭失也言

梁武雖居軍旅行陣之間不失天子容儀也張

良之策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規圓也思若轉

圓言易也張良運籌策於帷幄仲長統曰運籌

策於几案十二日曰浹辰獨夫謂齊東昏侯也

授首謂引頸受斬也乃焚其綺席棄被寶衣歸璇臺之珠

反諸侯之玉善曰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為

席衣以綾紈者三千人又曰武王

伐紂蒙寶衣投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琬  
臺之珠玉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王曰  
誰之玉曰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天下聞  
之曰王廉於財向曰焚弃綺寶謂崇儉也帝  
王紀曰王命歸琬臺之珠玉於諸侯人咸喜也  
指麾而四海隆平下車  
而天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  
並日月善曰新序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  
四海賓服者盛德之至也孝經鉤命決  
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  
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  
大定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  
之時鴻水橫流汎濫於天下漢書曰德配天地  
明並日月濟曰塗泥炭火橫流大水也言齊  
朝之人皆如陷泥墜火沒溺大水而武帝救之  
也均於是仰協三靈俯五臣本從億兆受昭華

之玉納龍敘之圖善曰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  
地鑄演人君通靈之賦交錯

同瑞劉琨勸進表曰億兆攸歸曾無與二尚書  
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春秋  
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赤如緋  
狀龍沒圖在楊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序龍  
馬維貢龜書良曰協合也三靈天地人也堯  
得舜而尊之贈昭華之王赤龍負圖以瑞堯也  
書曰天球河圖在東序類帝禋宗光有神器升  
受納者言升為天子

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善曰尚書曰肆類  
于上帝又曰禋于

六宗國語富辰謂王曰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  
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禮記曰  
升中于天而鳳皇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  
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  
陛下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  
夏之亡也翰曰類禋皆祭名光明也神器天

子器也升中謂登中岳也祭祀羣望星辰山川也攝整也袂袖也諸夏中國也

**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善曰周禮曰正月之吉始

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表淑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班政甸衛東觀漢記段穎上疏曰先零東羗

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周禮曰大司寇掌三典以佐王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也

班布也政法也方外四夷也協合也上策謂降敵也刑平國用中典

**南服緩耳西**銑曰

**羈反舌劍騎穹廬之國同川共亢之人**五臣本作民

善曰杜篤論都賦曰連緩耳鎖離題呂氏春秋曰善為君者蠻夷反舌皆服德厚也高誘曰夷狄

語言與中國相友因謂反舌一說南方有反舌國本在前未到向候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

篤論都賦曰同亢裘湯之域共川鼻飲之國向曰羈縻也餘皆遠國名**莫不屈膝**

**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鄣**

**河西無警**善曰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

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額卑厥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國張騫鑿空蘇

林曰鑿開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為秦攘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

遠逃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蒼頡曰障小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

狄居於西河圖洛之間謝承後漢書曰祝良為梁州刺史歷年無警

濟曰交臂屈膝謂臣服也厥角叩頭也稽顙拜也鑿空謂鑿金山以

通道也攘却也千都千城也罷鄣無警言晏清也**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鹿駭息此狼**

顧善曰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

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

也忘息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言無也乃正六樂治五禮改章程創法律

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

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尚書

曰修五禮孔安國曰五禮吉凶兵軍嘉也漢書

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

申軍法翰曰六樂六代之樂也五禮吉

凶兵軍嘉也程權量之平法也創制也

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

之學如市善曰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

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續漢書曰負書

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逍遙乎文雅之園

翺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款關請見三輔

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望諸

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

銑曰博士學官也詩有大雅小雅集雅之館則

教詩之所也款叩也言叩興建庠序啓設郊丘

門請見者如人之趨市也興建庠序啓設郊丘

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

庠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於東郊

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圜丘若樂六六變天神

皆降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又曰稱秩元

祀咸秩無文向曰建立也庠序學名啓開也

郊南郊丘圜丘皆祭天地之名也一介謂小才

也錄記典法秩敘也言未有文記之法皆次敘

也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

讓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為承

言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禮記曰儒有

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齊曰言庠序之興故學者如順風而靡皆歸之  
於梁也 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宇又安方面靜息

役休務簡歲阜民和善曰漢書曰呼韓邪遣子  
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漢

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  
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准上疏曰明帝即位自

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遣伊秩  
訾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又寧思和求中

方面四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  
孫楚客主言曰晉主聖明方面割地長楊賦曰

休力役賈逵國語註曰阜厚也左氏傳季梁曰  
民和而神降之福 良曰臻至也侍子謂諸藩

質子奉侍天子故云侍子期門守衛之官言皆  
蒙學教之化也又理方面四面也靜息謂

無備也簡略也 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  
也阜厚也

允執厥中善曰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規  
摹弘遠矣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

疏曰事過典故孔安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翦  
截浮辭尚書帝曰允執厥中 翰曰規法摹則

也故事也夷平允信厥中也言前代法則故以  
事有煩亂人者皆芟平翦截使信執其中也

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

垂布憲之文善曰左氏傳曰司鐸火季栢子命  
藏書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禮記

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也  
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

使萬人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闕也周  
禮曰布憲中士二人 銑曰哀公三年火季栢

子命書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經禮謂周禮  
也周禮太宰以正月懸理象之法於象魏使萬

人觀理象焉憲法也 戴記顯游觀之言周史書  
言布法以示人也

樹闕之夢

善曰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喟然而歎周書曰文王至自商太姒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于闕間化為松栢

北荒明月西極流精海岳黃金河庭紫

具善曰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十丈二闕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一正東有瀟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

又曰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宮闕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堂紫具闕兮珠宮王逸

言言河伯所居以紫具作闕也濟曰海岳蓬萊山也有白銀闕紫具闕名河伯所居

蒼

龍玄武之制銅爵鐵鳳之工

善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

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上作鐵鳳皇令張兩翼舉頭敷尾

或以聽窮

省寃或以布治懸法

善曰李尤闕銘曰悉心聽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袁叔

或以表正王

居或以光崇帝里

善曰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咎正位也相子

新論曰昔周公光崇周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嶠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也銑曰

表飾也光榮崇重也言為闕者以飾帝王之居里而榮重也

晉氏浸弱宋歷

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

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

補憲章善曰漢書曰浸弱微滅也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



東都主人曰唯子願識舊典司馬相如美人賦  
曰上官閑館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  
不可勝數山謙之冊陽記曰大典中議者皆言  
漢司徒義興許或墓二關高壯可徒施之王茂  
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  
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  
山良似闕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七年博望梁  
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向曰浸漸也威夷微弱也寂寥空靜貌鴻大烈  
業湮沉罕希也晉以牛頭山兩峯以為天闕宋  
立雙闕於博望梁山也言晉宋乃微弱經籍無  
記大業沉沒皆假為觀闕是欺誑耳日無益章  
程也乃命審曲有直字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  
臬魚列瞻星揆地興復表門草創華闕善曰周禮  
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有中星也尚書考靈  
耀曰冬至日月在牽牛一度末昏中者取六項

加三旁蠡順除之鄭玄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  
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  
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周禮曰土圭  
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也又曰匠人建國  
求地中置槷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槷古文臬假  
借字也周禮曰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  
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等議曰陛下除殘去  
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  
於閭闔論語曰禔謀草創之西都賓曰樹中天  
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濟曰審察也謂察曲  
直之官也明中謂昏明各有中星也圭以測日  
影也臬以平水也瞻其中正揆度也謂度地形  
勢也草創謂初始也言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  
簇善曰天紀星紀也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  
而函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之次  
也漢書太簇位於寅在正月也皇帝御天下之七  
也良曰太簇乃正月律也

載也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

知法善曰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

築懸法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

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

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翰曰盛

則崇麗謂闕也且復也趨急步言過闕者使急

步而行以物覩雙碣之容人五臣本作民識百重之

典善曰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西京賦曰圓

屋廣厦崇闕百里銑曰言立此雙碣使百作

姓觀之以知百代之常法也重代典法也作

範垂訓赫矣壯乎善曰郊正釋譏曰創制作範

銘雅則

命下臣式銘盤石濟曰下臣無自謂式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善曰

建國立都不恒一所故洛涘岐梁咸為帝宅也

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成王也尚書

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誥蔡邕

祝禩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漢漢高祖也西

京賦曰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良曰建立

也洛水名涘水涯岐梁謂雍州也言古之帝王

辨方正位立都不恒故雍洛咸為帝宅也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

象闕是惟舊章

善曰帝王所居因功業而後盛

易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翰曰青

業事也化光謂德化光大也象闕則舊章也

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曹府君陳寔諫曰赫矣陳君向曰範法訓教也赫壯皆盛貌爰

命下臣式銘盤石濟曰下臣無自謂式其辭曰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善曰

建國立都不恒一所故洛涘岐梁咸為帝宅也

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成王也尚書

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誥蔡邕

祝禩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漢漢高祖也西

京賦曰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良曰建立

也洛水名涘水涯岐梁謂雍州也言古之帝王

辨方正位立都不恒故雍洛咸為帝宅也居因業盛文以化光爰有

象闕是惟舊章善曰帝王所居因功業而後盛

蓋南洎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善曰言帝祚南

遷王綱弛紊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晉書王導上言曰迴青蓋以及上京司馬彪

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蓋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恒見東南終

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藏禁緒晉書曰孫氏無闕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闕遂廢矣藏書則決

日歛而藏之周禮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決日而歛之銑曰青蓋謂

晉也黃旗謂吳也言此二君雖都江南大人造皆無闕故使法無所懸書無所藏也

物龍德休否建此百常與茲雙起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

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

曰九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魯

靈光殿賦曰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以雙立向曰大人君也造物謂造萬物也龍德君

德也言君以德休息否亂之偉哉偃蹇壯矣巍道也百常觀名雙起雙闕也

魏旁映重疊上連翠微善曰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貌也何晏論語注

曰魏巍者高大之稱也重疊宮觀之多者也大命曰重殿疊起交綺對幌蜀都賦曰鬱氛氲以

翠微濟曰偃蹇巍巍壯大貌重布教方顯浹豐謂宮觀多也翠微天邊氣也

日初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善曰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

邦國又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治象決日而歛之懸書則懸法也委篋則藏

書也重用之故變文耳良曰周禮懸鬱屈魚法教於闕決日而歛之委篋謂藏書也鬱屈勿

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勢超浮柱善曰甘泉賦曰洪臺

崑其獨出西都賓曰重軒三階穹隆見下句西  
京賦曰及宇業業何禎許都賦曰景福鬱拔以  
雲起飛棟鳥企而翼舒其泉賦曰林浮柱之飛  
榱兮神莫莫而扶傾翰曰鬱崑穹隆壯大貌  
飛棟浮柱謂漢甘泉宮之大色法上圓制善本  
也此闕形勢之高而超越焉  
製二模下矩周望原隰倏臨煙雨善曰上圓天  
字繁欽建章鳳闕賦曰上規圓以穹隆下矩地而  
繩直望原隰臨煙雲言其高也銑曰謂取模  
法於天地也倏俯也周望前賓四會却背九房  
原隰俯臨煙雨言其高也  
北通二轍南湊五方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賓列  
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  
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鄭玄禮記注曰却  
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  
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  
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却背也向曰賓列也

四會道也九房明堂也周禮曰應門二轍漢書  
曰秦地五方雜錯此五方謂吳之五方也湊至  
也暑來寒往地乂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善  
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  
地乂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磐石壽嶽重軒穹  
隆色法上負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濟  
日言此闕同天地長乂配國家之無窮也疆窮  
也

### 新漏刻銘一首

并序 良曰武帝以舊漏  
刻垂舛乃令祖桓更理之

故曰新  
漏刻也

### 陸佐公

善曰劉瓛梁典曰天監六年帝  
以舊漏垂舛乃勅負外郎祖桓

治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為文  
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

格調與前篇同以  
其題小故微未闕  
富然固淨雅切固  
自合作

刻下漏數刻以考  
中星昏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羸縮之

度無准善曰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

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昏日出

前漏三刻為明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南子

曰孟春始羸孟秋始縮高誘曰羸長也縮短也

翰曰言觀象於天未分明闇之節理歷候時不

悉長短之度此明須挈壺命氏遠哉義用善曰

漏刻之義也准法也挈壺命氏遠哉義用周禮

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壺盛水器也挈壺

水以為漏也既曰周禮置挈壺氏掌漏刻遠

哉歎此義揆景測辰徼宮戒井守以水火分

之用遠也揆景測辰徼宮戒井守以水火分

茲日夜善曰揆景測辰謂晝夜漏也徼宮謂徼

巡其宮也衛宏漢書儀曰晝漏晝夜漏

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析周禮曰

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

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

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衆皆

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

也向曰揆度景晷辰時也徼巡宮也戒井謂

宮中穿井成則挈壺氏以壺懸井上以表井成

也

也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以火守壺者為夜視刻

數分日夜者為晝夜異刻也言以漏刻日晷

及時晝漏晝夜漏起則守衛者巡於宮中

而

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子殄滅攝提無紀

善

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漢書曰

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忘記疇人子弟分散

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漢書曰孟陬殄滅

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陬歷紀廢絕閏餘

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

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

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子殄滅攝提無紀

善

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漢書曰

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忘記疇人子弟分散

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漢書曰孟陬殄滅

指已是為失方 濟曰司歷主歷之官從父學者為疇人也正月為孟陬太歲在寅為攝提殄滅無紀言閏餘乖錯 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

詳霍融敘分至之差詳而不密 善曰衛宏漢舊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士周廬擊木柝

傳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霍融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

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良曰衛宏著漢儀使夜漏起宮衛傳呼以為備也較考詳審也霍融

漢太史令上言時日差失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岷玉 善曰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新序曰珠產江漢玉產

岷山 翰曰陸機作漏刻賦孫綽作漏刻銘靈

也 弘度遺篇承天垂旨 善曰王隱晉書曰李充

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大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付外詳之有

何承天二人並為漏刻之法旨意也 布在方

冊 五臣本作無彰器用 善曰禮記哀公問政子

左氏傳滅僖伯曰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也

譬彼春華同夫海棗 善曰春華言其又麗海棗

如春華晏子春秋曰齊景公謂晏子曰東海之

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

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海而採其布破黃布

故水赤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伴問子對曰嬰

聞伴問者伴對也 濟曰春華言不實 寧可以

軌物字民作範垂訓者乎善曰左氏傳曰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僖伯

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鄭正釋義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良曰寧安軌法也言為法無實安可以字人垂教也且今

之官漏出自會稽善曰蕭子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上造新漏以臺舊漏

給官漏銘云咸和七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 翰曰舊漏本山陰令魏丕所造故云出積水違方導流乖則善曰陸機

自會稽會稽郡名日無辨五行不分善曰淮南子曰冬至至午夏至至卯酉冬至至加三日則夏至

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至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 向日夏至加三日冬至加三日歲加六日終而復始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之法謂甲乙丙丁戊也無辨不分謂失常也

歲躔閣於茂月次姑洗善曰太歲在戌日閣茂禮記曰季春之月律中

姑洗 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

商俗善曰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業類補天功均柱地善曰列子曰昔女

言易齊以補其闕割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顯項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也 翰曰言齊天地壞 絕而梁武能補柱也 河海夷晏風雲律呂善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海夷  
晏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  
吉光毛裘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  
旬不休青雲千呂連月不散意者閻浮有好道  
之君我故搜竒蘊而貢神香 乘毛車以濟  
弱水于今十三年矣 銑曰夷平晏清也言河  
海不波浪也東風入律 坐朝晏罷每日晨興曰善  
青雲千呂至道之應也

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  
朝晏罷以告制兵者也尚書大傳曰帝猶反側  
晨興辟四門來仁賢 向曰晏晚 屬傳漏之音  
晨早興起也言天子勤政理也

**聽雞人之響** 善曰集云雞人二字是沈約所改  
作也 濟曰傳漏唱漏也周禮雞

人掌祭祀夜嘒旦以叫百官 以為星火謬中金  
使早起屬繫也言君繫於此

**水違用** 善曰左氏傳張耀曰火中寒暑乃退鄭  
玄毛詩箋曰火星中寒暑退陸機漏刻

賦曰寤蟾蜍之栖月識金水之相緣 良曰星  
火心星也中則乃退壺用金漏用水以陰陽之

象謬誤也言 **時乖啓閉箭異鎗銖** 善曰左氏傳  
違誤失常

**時乖啓閉箭異鎗銖** 善曰左氏傳  
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鄭玄禮記註曰八兩為

鎗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 翰曰啓閉以箭  
漏水也言舊漏壺箭

失開閉長短之節 **爰命日官草創新器** 善曰  
傳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論語曰禘謀草

創之 銑曰天子有日官草創始制也新器則  
新漏也

**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 善曰周易曰仰  
以察於地理史記曰黃帝順天地之紀旁羅日

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  
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庫

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 向曰易云俯則觀法  
於地旁羅日月星辰臺謂觀視之

臺也梓慎登大庭之庫庫亦臺屬 **則于地四參**



**以天一**善曰言壺用金而漏用水也漢書曰天

則法也故壺用金漏以得一生水地以得四生金也濟曰

用水相參而用之也**建武遺蠹咸和餘舛**善曰

彪續漢書霍融曰四分施於建武咸和漏刻即

上魏丕所造也良曰建武光武年號咸和晉

帝年號蠹朽**金筒方圓**五臣本作**之制飛流吐**

爛也舛差也

**納之規**善曰金則壺也而形方筒則引水者而

銓累筒二階積水成川陸機漏刻銘曰口納胃

吐水無滯咽翰曰金謂壺壺形方筒引水其

形圓飛箭也流水也**變律改經一皆懲革**善曰

吐謂箭納於壺也律歷志曰凡歷所革以變律呂相生至六十也

統曰律法經常懲定革改也言變其常法一皆

改定**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

**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畧測表候陰善曰陸機

考正三辰審其所司是談天紀綱也測表候陰

謂土圭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

求地中向日進御謂進天子也辰時

畧日也言可測時日考表影候陰氣也**不謬圭**

善曰陸機

集志議曰

善曰漢書曰

天推歷生律制器量

多少者不失圭

撮權輕重者不失

撮十黍一累十累一

銖撮麤括切濟曰謬誤

也六粟曰圭十抄曰撮

十黍

日累言新漏刻無乖誤也

**又可以校運筭之**

善曰漢書曰造漢太初歷

治歷者方士唐都洛下閎

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筭轉歷也

良曰校考

運移睽離也分天謂分其晝夜言可考知移筭

之數離合晝夜長短之數

**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踈密**善曰

爾雅曰春為發生夏為長贏秋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氣和為通正漢書曰史記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漢興張蒼用顓頊歷比於六歷踈關中最高為微近又曰淳于凌梁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也翰曰四氣四時之氣也盈滿虛損也同善注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乎無德五臣本作得而稱也銑曰貽遺也無得而稱言成功非一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具昭德記功載在銘典善曰周禮栗氏為量其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惟則七略曰盤盂書者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為識法或於鼎名曰銘蔡邕銘論曰德非此族不在銘典向曰周禮栗氏為量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盤盂者黃帝之史書盤盂以為戒昭明也言此小物猶明德紀功以為銘典於上也况入神之制

與造化合符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善曰孫綽子曰藝妙

者以入神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論語比考識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周易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濟曰入神之制謂漏

刻也造化謂陰陽也符同也易曰坤作成物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等齊契信也勲倍

楹席事百中机善曰蔡邕銘論曰武王踐阼咨于太師而作席机楹杖雜銘又

曰黃帝有中机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言也良曰勲功也楹柱机案也太公有楹席中机之銘言漏刻之功倍多楹

席事過中机之百倍也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

昆吾善曰郭象莊子注曰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兄也蔡邕銘論曰昔召公作誥先王

賜朕鼎出于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野西都賓序曰有陋洛邑

之義 翰曰曾水水名漢得鼎於其中昆吾山  
名夏啓鑄鼎之所皆勒銘於上言安可使漏刻  
不及於 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 善曰崔玄山  
彼乎 子母碑老子把持仙籙玉簡金字編以白銀紀  
善撥惡劉人本觀書賦曰玉牒石記銀書金字  
煥矣不窮邈乎昭備 銑曰乃詔小臣爲其  
金字銀書謂碑銘之書也  
銘曰 善曰集曰銘一字至尊所改勒書辭曰故  
當云銘 向曰此銘字初爲辭帝改爲銘  
也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神道無跡天工罕代 善曰  
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莊子曰消息滿虛一晦  
一明日改月化也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  
於道其來無迹其去無方尚書曰無曠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 向曰晦闇也神之與道其來無

跡工官罕希也言神妙 之道天官希能代也 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  
均衡石畧正權槩 善曰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  
分鈞衡石角升桶正權槩高誘曰角平升桶權  
槩皆令均等也 濟曰熙廣載事也衡石稱也  
權槩斗槩也言置挈壺 世道交喪禮術銷亡 善  
以廣事使氣平畧正也 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  
毛詩序曰齊宣公之時禮義消亡 良曰時道  
交錯喪亂故禮教 遠遷水火爭倒衣裳 善曰周  
法術銷散亡滅也 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哭皆以水  
火守之分以日夜鄭玄曰以水守壺者爲沃漏  
也以火守壺者夜視刻數也毛詩曰東方未明  
顛倒衣裳 翰曰遽急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  
衣裳刺失明 擊刁舛次叢木乖方 善曰漢書曰李  
暗之時節也 廣行無部曲不

擊刁舛次叢木乖方 廣行無部曲不

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鑊受一升晝炊飴

食擊持行夜周禮挈壺氏曰凡軍事懸壺以序

聚檟鄭玄曰謂擊檟兩木相敲行夜時也

日漢儀晝漏盡則擊刁斗自衛叢木謂打更木

也舛次乖方 **爰究爰度時惟我皇** 善曰毛詩曰

究爰度 向曰言武 **方壺外次圓流內襲** 濟曰

帝於此窮究而度也 **方壺外次圓流內襲** 濟曰

襲重也方壺體 **洪殺殊等高卑異級** 善曰陸機

也圓甬體也 **洪殺殊等高卑異級** 善曰陸機

擬洪殺於漏鍾順卑高而為級 良曰洪大 **靈**

殺小也言漏刻之體大小高卑各異次也 **靈**

**虬承注陰蟲吐翁** 善曰孫綽漏刻銘曰靈虬吐

陰蟲謂蝦蟇也言漏刻之體以龍 **倏往忽來鬼**

承之作蝦蟇銜承盞而吐翁之 **倏往忽來鬼**

**出神入** 善曰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知其

方淮南子曰並應無窮鬼出神入 銑

日言微 **微若抽繭逝如激電** 善曰陸機漏刻賦

妙也 **微若抽繭逝如激電** 善曰陸機漏刻賦

逝若垂天之電 向曰言水下之微 **耳不輟音**

如繭之抽絲機發之疾如激電也 **耳不輟音**

**眼無留眄銅史司刻金徒抱箭** 善曰張衡漏水

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為胥徒居右壺皆

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 濟曰

輟止也耳不止音謂聽漏聲眼不留眄謂伺機

法也渾儀制曰鑄金銅人為胥徒居壺之左右

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

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良

日言掌壺人恐有差失甚於履冰臨深也 **授**

**受靡譽登降弗爽** 善曰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

賦曰挈壺掌升降之節 翰曰言時 **唯精唯一**

之授受無譽也則升降之節不差也 **唯精唯一**

賦曰挈壺掌升降之節 翰曰言時 **唯精唯一**

之授受無譽也則升降之節不差也 **唯精唯一**

之授受無譽也則升降之節不差也 **唯精唯一**

之授受無譽也則升降之節不差也 **唯精唯一**

之授受無譽也則升降之節不差也 **唯精唯一**

之授受無譽也則升降之節不差也 **唯精唯一**

之授受無譽也則升降之節不差也 **唯精唯一**

之授受無譽也則升降之節不差也 **唯精唯一**

之授受無譽也則升降之節不差也 **唯精唯一**

之授受無譽也則升降之節不差也 **唯精唯一**

之授受無譽也則升降之節不差也 **唯精唯一**

之授受無譽也則升降之節不差也 **唯精唯一**

之授受無譽也則升降之節不差也 **唯精唯一**

可法可象

善曰尚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左氏傳比宮文子謂

衛侯曰有儀可象謂之儀也月不知五臣本

來日無

五臣本

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善曰

日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曰分春秋分也

契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也言置漏刻知日月度數故不能藏隱也符契

喻信也影響言與時節相應如影響隨於形聲合昏暮卷蕙英晨生善

周處風士記曰合昏槿也葉晨舒而昏合田休

子曰堯為天子蕙英生於庭為帝成歷也尚辨

也每晨生一葉至十五日後則日落一葉天意猶測地情善曰詩汜歷樞曰靈臺參天意

周易曰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

萬物之情可見矣翰曰言合

昏蕙英猶能辨天地明暗之情況我神造通幽

洞靈善曰陸機漏刻賦曰來象神造猶鬼之配

皇等極為世作程善曰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為

女傳頌曰尚早貴禮來世作程向曰皇天也

極謂北極星也言配皇天齊極星之運為世之

法也極謂法也

王仲宣誄一首并序

曹子建濟曰誄者累也言人死後累其德行也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  
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喆人是恃

典則有之然之精簡  
之政意由練法未至

雖是常意然開口點  
得中的緊切有力風

骨蒼然正無待披異

痛字無當作痛是

如何靈祇殲我吉士

善曰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良曰穹天也皇

天之神不察視我明

誰謂不痛早世即冥誰

謂不傷華繁中零

善曰范曄後漢書栢帝詔曰少遭不造先帝早世又曰史

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存

亡分流天遂同期

善曰莊子曰雖有壽夭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著遂於命也

且殊途天與壽終同期於死也朝聞夕沒先民

所思善曰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毛詩曰先

也何用誅德表之素旗何以贈終哀以送之

鄭司農周禮注曰誅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也旌雜帛

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

旌旗識之楊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於

又曰孝經曰哀以送之 濟曰素 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

日魏之先畢公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也 良曰猗歟歎辭侍中察官也遠祖畢

絕亡流裔畢萬勲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

天開之祚末胄稱王

善曰史記曰公高苗裔曰畢萬為大夫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

賞天開之矣 陳留風俗記曰浚儀縣魏之

都也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

只一姓氏何勞如  
許鋪叙殊覺寬而  
乏味

曰伊伯庸之末胄也 翰曰齊太公之封魯周公之封言畢公高之封同於齊魯而後代絕亡流裔至畢萬始事晉獻公獻公滅魏封畢萬於魏是天開其祚也後十代文侯盛至孫稱惠王因以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 銑曰斯氏王氏也為氏焉厥姓斯氏條分葉散 離王翦之貴也漢有五侯之盛是 會遭陽九炎光中矇 善曰漢書曰陽九揚聲也 九音義曰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 典引曰蓄炎上之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矇謂遭王莽之亂也說文曰矇不明也 濟曰百六之會陽九之厄也炎光謂漢也矇暗也中暗謂 世祖撥亂爰建時雍 祖謂光武皇王莽篡位 帝也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近於春秋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良曰撥亂謂平王莽也建立也時雍太平也

**三台樹位履道是鍾**

善曰春秋漢合孽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合能

同周易曰履道坦坦 向曰三台星名三公之象也樹立鍾聚也言履道於光武代也 寵

**爵之加匪惠惟恭**

銑曰謚法慈仁好與曰恭 自君二

**祖為光為龍**

善曰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

叔茂名在八俊靈帝時為司空毛萇曰龍寵也向曰粲曾祖襲祖暢皆為漢三公詩曰既見君子為光 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 五臣本 太尉

**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

善曰尚書曰納

敘又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一濟曰僉皆翼輔統領也太尉謂襲司空暢也揆度也言比皆度百事使五常之典 天靜人 五臣本 和皇教遐通 良

能順從而行也 天靜人 五臣本 和皇教遐通 良

能順從而行也 天靜人 五臣本 和皇教遐通 良

言能使天下安和  
皇王之教遠通也  
伊君顯考奕葉五臣本佐時

善曰魏志曰粲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一翰

曰伊惟考父也弁不絕之稱也謂粲父謙為大將軍何進

長史也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善曰張衡四愁詩序曰久處機

密銑曰機密謂軍謀之事也出臨朔宮庶績咸熙善曰粲父

未詳尚書曰庶績咸熙向曰粲父出為君以

岱郡太守也庶眾績功也咸熙皆廣也

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疆記洽聞

幽讚微言善曰孔叢子長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讚於神明而生

著論語識曰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也

濟曰淑善懿美洪大也言粲有善美能繼祖父大業也洽徧幽深讚明也謂材藝廣達文若春

而深明微言也微言為先聖之書也

華思若涌泉善曰荅賓戲曰摘藻如春華東觀漢記朱勃理馬援曰謀如涌泉勢

如轉圓良曰春華喻繁茂發言可詠下筆成

也思才思也泉涌言不絕也

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善曰魏志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

常以為宿構翰曰洽通也藝材藝也閑明也棋局逞巧博奕惟賢善

魏志曰粲觀人圍碁局壞粲為復之碁者不信以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不誤一道

其強記默識如此論語子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銑曰棋局逞巧謂粲能覆局及善博奕

之術也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善曰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帝獻帝也魏志曰董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向曰皇家漢室也造成也京室洛陽也隕顛謂墜落也宰臣

此正要緊處何乃草略數語打發過



漫爾鋪去全無得力處

謂董卓也言卓專制遷帝於長安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

舉遠竄荆蠻善曰魏志曰黎以西京優亂乃之

羈旅之臣杜預注曰羈寄也旅客也崔瑋七獨

日翮然鳳舉軒爾龍騰毛詩曰蠢爾蠻荆齊

日阻艱謂遭董卓作難也翕然鳳飛貌君子比

德於鳳故以此喻黎也竄逃也荆蠻則荆州也

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盛弘

之荆州記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

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東

阿王誅云振冠南岳濯清川集本清或為清

誤也良曰身窮謂羈旅也志達謂得去亂朝

也鄙陋鮮明也南岳衡山也清處蓬室不干

川江也此江山皆在荆州故也勢權善曰列子

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厦之

勢權善曰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厦之

我公奮鉞耀威南楚善曰我公魏太祖也

鉞斧也威兵威也荆人或違陳戎講武善曰禮記

也南楚荆州也荆人或違陳戎講武善曰禮記

師講武習射御向曰或違亂君乃義發彘我

也戎兵也講武謂將討亂也君乃義發彘我

師旅善曰魏志曰劉表卒黎勸表子琮令降太

謂籌度知高尚霸功投身帝宇善曰相譚陳便

其彊盛也高尚霸功投身帝宇善曰相譚陳便

者法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傳幹後

漢王命敘曰世祖攘亂復帝宇良曰高尚太

祖有霸功也帝斯言既發謀夫是與善曰毛詩

宇謂漢室也斯言既發謀夫是與善曰毛詩

多是則不售翰曰斯言為是與伊何響我明

勸琮降漢之言也與用也

德投戈編都若稽顙漢北善曰漢書南郡有編

德投戈編都若稽顙漢北善曰漢書南郡有編

郡縣音義曰編音鞭

郡縣音義曰編音鞭

郡縣音義曰編音鞭

郡音若 銑曰奉上曰響編郡二縣名言 奉我公

寔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勲則 善曰魏志

粲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漢舊儀曰列侯黃金 龜鈕又曰金印紫綬 向日寔實嘉善揚名也

言曹公實美粲之功名舉京國也金龜紫 綬謂辟粲為掾爵關內侯也章明勲功也勲則

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善曰周易

子有終吉又曰史記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 其家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 齊曰靡無

卓高峙立也言勞謙無已憂國政理 乃署祭酒

與軍行止 善曰魏志曰後遷軍謀祭酒周易曰

祭為軍謀祭酒與 筭無遺策畫無失理 善曰孟子

之軍中行止也 及下者無遺策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

遺策動不失其中 翰曰言計策必中也 我

王建國百司雋又 善曰周禮曰維王建國尚書

曹公爵為魏王使置百官 君以顯舉秉機省闕

又理也謂雋理之人也 音太 戴蟬珥貂朱衣皓帶 善曰魏志曰魏國建

協韻 日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也 向曰秉

執機微也省闕宮門謂粲為侍中執機微之事 於此也蟬貂朱衣皆侍

中服也珥插皓素也 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

耀當世芳風掩藹 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

相位封侯榮當世焉 衡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

芳風 齊曰言出入侍從魏王而榮華光於當 世也掩 嗟彼東夷 善曰東 憑江阻湖騷擾邊境

芳風句應上不起明 是一時聊且奏韻

勞我師徒光光戎路五臣本作輅霆駭風徂君侍華

轂輝輝五臣本作輝耀王塗善曰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

者二十三人蔡邕劉寬碑曰統艾三事以清王塗良曰東夷吳也憑依阻恃騷動擾亂也光

光武貌戎輅兵車也言吳國恃險動亂邊境魏王征之而蔡為侍中驂乘故云侍華轂輝耀王

塗也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善曰言仲宣思念寵榮志在懷附異類望彼吳

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尊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也翰曰懷歸也彼謂吳也威德也

言蔡思酬其榮故來附魏王伐吳亦望彼吳來歸向王德也如何不濟運極

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善曰魏志

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尚書王曰病日臻既彌留銑曰言如何不能成濟當是

運命衰盡也彌終也吉往凶歸謂蔡從操伐吳路病而卒也翩翩孤嗣號慟

崩摧善曰蔡邕袁成碑曰呱呱孤嗣舍哀長慟向曰翩翩孤貌孤嗣蔡子也發軫

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善曰楚辭

望中心悲怨彼青青泣如頽向曰軫車也哀迄至也謂蔡子自魏至南淮迎喪也頽墜也哀

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

哉良曰魚失水鳥忘栖言哀感之深也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善曰

二色名言不渝也翰曰貫過也植自言與蔡親密義過丹青之分明也好和琴瑟

分過友生善曰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又

謂朋友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向曰遐遠如何奄忽

此處稍露精神亦緣有此段情事所以說來動人

棄我夙零

濟曰奄遽風早零落也

感昔宴會志各高厲子

戲夫子金石難弊

五臣本作敝

人命靡常吉凶異制

善曰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乾圖曰利害同門吉凶異域良曰厲遠也予植自謂也戲為

初與粲有戲言敝蹄靡也此驩五臣本無也異制歎粲先死也之人孰先

隕越

善曰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隕越于上

翰曰此歡則前宴會也孰誰也誰先隕越者謂前戲言此會之中誰當先沒也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

生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

魂秦素

善曰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數存亡有象又曰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

銑曰言何寤粲乃先逝也向曰言與粲論存亡生死之數而粲懷疑求書以訪明據也秦素天

此乃是無中生有  
有此數語此一段  
意態方濃

也儻獨有神靈當游於天蓋粲有求仙之言也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

登景雲要子天路

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西京賦曰美往

昔之喬松要羨門乎天路齊曰植言子之魂神游於天我將假借羽翼超於景雲之上要子

於天喪柩既臻將反

五臣本作及

魏京靈輜迴軌白

驥悲鳴

善曰說文曰輜喪車也李陵詩曰轅馬願悲鳴五步一彷徨良曰臻至也魏

京魏都也靈輜喪車也軌轍也白虛廓無見藏

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

善曰梁商誄曰孰云忠侯不聞其音

翰曰廓空也藏景蔽形言不見也

延首歎息雨泣交頸

居盈反銑曰延

引也雨泣言泣下如雨而交頸也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

世稱安仁善衣  
若此篇則亦只平  
平耳順文舖去且  
多用常語雖亦典  
贍然殊乏警策蓋  
似未極其思

太阿二字人罕用

**沒達士徇名**

善曰莊子小人徇財君子徇名天  
下皆然不獨一人也 向曰安止

也幽冥地下也徇求也言人  
皆死而達士死於求名也

**生榮死哀亦孔之**

**榮嗚呼哀哉**

善曰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  
其死也哀 濟曰孔甚也言生為

時榮死為人哀  
亦為甚榮也

**楊荊州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良曰楊肇為荊州刺史是  
岳妻父故言官不書名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

刺史東武戴侯榮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

善曰  
晉書咸寧武帝年號又曰楊肇碑曰肇字季初  
榮陽人封東武伯薨謚曰戴 翰曰榮陽郡名

戴謚也諸侯  
死曰薨也

**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

**政是以和**

善曰左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  
也天子建國諸侯立家是以人服事

其上也而下無覬覦也又曰禮記曰選賢與能講  
信脩睦 銑曰諸侯稱家言能選任賢才以是

政教**周賴尚父般憑太阿**

善曰太阿阿衡謂伊  
尹也毛詩曰惟師尚

父時惟鷹揚又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 向曰  
憑依也尚父太公也佐於周而周賴之以治太

阿伊尹也相於殷而  
殷依之以致和平也

**矯矯揚侯晉之爪牙**

善曰  
毛詩

曰矯矯武臣又曰予王之爪牙  
濟曰矯矯武貌爪牙謂為將軍也

**忠節克明茂**

**績惟嘉**

善曰尚書曰予懋乃德嘉乃丕  
績 良曰克能績功嘉善也

**將宏王**

**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

善曰尚書曰  
降年有永有

不永范曄後漢書樊准上疏曰故朝多皤皤之  
良華首之老 翰曰宏大略道遐遠華白也言  
將大佐王道肅清遠荒降年 銜恨沒世命也奈  
不長玄首頭未白而至卒也

**何嗚呼哀哉** 善曰范曄後漢書東海王疆上疏  
曰銜恨黃泉論語子曰君子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 銜恨功未著也 **自古在昔有生必死** 善曰  
法言

曰有生者必有死有始 **身沒名垂先哲所躋** 善  
曰

東征賦曰唯令德為不朽身既沒而名不亡  
向曰哲智躋是也言身死名垂先哲以為是也

**行以號彰德以述美** 善曰周書曰謚者行之迹  
號者功之表也蔡邕郭有

道碑曰德音猶存亦賴之見述也 濟曰  
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述美則誄也 **敢託**

**旒旗爰作斯誄** 善曰楊雄 元后誄曰著德太常  
注諸旒旗 良曰旒旗謂銘旌

幡也古人用以  
善德行爰於也 **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

**伯喬氏出楊侯** 善曰漢書曰楊雄其先出自有  
周伯喬者以支庶食菜於晉之

楊因氏焉不知伯喬與周何別也楊在河汾之  
間周衰而氏或稱侯號曰楊侯也 翰曰邈遠

系繼也周有伯喬者以枝庶初食菜於晉之楊  
因氏焉後更在河汾之間周衰楊氏或稱侯號

曰楊侯肇 **奕世不顯允迪大猷** 善曰尚書曰公  
稱不顯德毛詩

則其後也 **奕世不顯允迪大猷** 善曰尚書曰公  
稱不顯德毛詩

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 銑曰奕世相連不絕  
也丕大迪蹈猷道也言奕世大明信蹈大道也

**天厭** 五臣本 漢德龍戰未分 善曰左氏傳曰天  
而既厭周德矣周

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向曰龍  
戰喻群雄相爭也未分猶未定也 **伊君祖考**

**方事之殷**

善曰左氏傳曰鄢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卻至以弓曰方事之殷有誅

韋而跗注者君子也杜預云殷盛也濟曰鳥伊惟殷盛也言方以征伐之事而歸於盛也

**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外**

五臣本

**朝策名委身**

善曰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曰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也又曰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良曰

言肇之祖父漢末仕於魏朝也 **奮躍淵塗跨**

**騰風雲**

善曰荅賓戲曰振拔跨塗跨騰風雲

用如龍之奮躍 **或統驍騎或據領軍**

善曰楊肇淵泥躡騰風雲

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恪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

**洪緒克構堂基**

善曰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曰若考作室子弗肯堂矧肯構

向曰篤厚纂承也戎猶汝也緒業也言厚生茂盛之德繼百年之期承汝祖父大業也能構立

基本 **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

善曰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相譚荅楊雄書曰子雲勤味道腹又曰毛詩曰無競惟烈尚書

曰克諧以孝烝烝乂弗格姦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濟曰二十曰弱冠味道曰好道言好

道靜默不競名利於時人也蒸蒸 **多才豐藝疆**

進也言為孝日進怡怡和順貌

**記洽聞** 善曰尚書周公曰不若且多才多藝孔叢子萇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

良曰豐多 **目睇毫末心筭無垠草隸兼善尺牘**

也洽徧也 **必珍** 善曰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荅賓戲曰研桑心計於無垠又曰漢書曰陳遵

散璞發輝是撰出  
語然有河佳處

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為榮也翰曰視也毫末微也垠限也言草隸之書皆善也與人為榮也尺牘尺書也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

若飛紙落如雲銑曰輟止翰筆也紙學優則仕

乃從王政散璞發輝臨軹止作令善曰論語子

則學學而優則仕左氏傳子產謂子皮曰僑聞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又曰肇碑曰嘉

平初除軹令漢書河內郡有軹縣向曰優長也言人出仕猶開散玉璞發其光輝也軹縣名

也肇為此縣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

命善曰肇碑曰肇遷治書侍御史濟曰化風

越登此官而肅朝命也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

泄其任視民如傷善曰肇碑曰肇兼統大理之

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又曰左氏傳逢滑曰國

法也泄臨也視民如傷翰曰肇時兼大理之任憲

如傷言重人命也庶獄明慎刑辟端詳善曰尚

日庶獄庶慎銑曰庶聽參臯呂稱侔于張善

尚書帝曰各繇蠻夷猾夏寇賊姦究汝作士惟

明克允又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漢

書曰于定國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

罪從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為廷尉周亞夫

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之

向曰臯陶舜七師呂侯周穆王法官也侔齊也

于定國張釋之並漢法官改授農政于彼野王

也言肇之參聽與之齊也善曰肇碑曰除野王典農中郎將太祖置秩比二千石漢書河內郡野王



縣 濟曰肇為野王典 倉盈庾億國富兵彊

農中郎將野王縣名也 善 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新序曰孫叔敖相

楚國富兵彊 良曰盈滿也庾亦倉屬十萬曰 億倉廩實 故兵彊也 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

作彌 善曰肇碑曰文后歷數在躬為參軍周易 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漢書華陰守

丞嘉上疏曰朱雲兼資文武 翰曰煌煌明也 文后晉文帝也言文帝如鴻鳥之漸高而成晉

室兼并資取也言肇以文武之 用錫土宇膺茲 才文帝取為參軍以作輔弼也

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 善曰肇碑曰五等初 建封東武子毛詩曰

取爾土宇歸 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 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

方土菑以白茅以為社毛萇詩傳曰諸侯亦黻 黻與紱古今字同 銑曰錫賜也土宇謂封東

武也膺當也秩謂東武子也王者封五色 魏氏 上於白茅以賜諸侯朱紱公侯之服飾也

順天聖皇 五臣本 受終 善曰魏志曰陳留王奉 嗣王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尚書曰正月上

日受終于文祖 向曰魏陳留王順天禪位於 晉嗣王而晉王 烈烈楊侯實統禁戎 善曰肇碑

受其終命也 烈烈 司管閭闔清我帝宮 始典戎武衛 濟曰烈烈 盛貌統領也禁戎禁兵也

善曰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閭闔門漢書曰東牟 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至先案行

清靜殿中以虞非常 良曰司主管籥也閭闔 洛陽城門言主門籥清靜席宮以備非常也

苛慝不作穆如和風 善曰國語內史過曰神人 觀其苛慝毛詩曰穆如清

風 翰曰苛慝謂亂惡也作起也 謂督勲勞班 不作言亂惡不起穆然如清風也

督勲勞班

命彌崇

善曰肇碑曰以清宮勲勞進封東武伯也

也以言察之功進封東武伯故云班命彌高也

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

滔江漢疆場分流善曰毛詩曰洪水茫茫尚書

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又曰毛詩曰滔滔江漢

水經此州而入海也向曰茫茫滔滔廣遠貌

也疆場謂疆界也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

莞完乃牧荊州善曰肇碑曰領東莞相荊州刺

也折衝萬里對揚王休善曰肇碑曰加折衝將

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

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良曰折摧衝突也

言可以摧突萬里也對答休美也謂答天子之美命也

聞善若驚疾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

善曰國語楚藍田壘謂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清黎

中正疾惡若讎又曰左氏傳倉葛曰德以柔中

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

立矣翰曰若驚恐不及柔安也言威以伐叛

德以安人極善曰班固高紀曰乘農而運席卷三秦

將席卷於吳也繼寒糧盡神謀不忒善曰吳

言肇初乘闡之降

關降晉陸抗攻之甚急詔令迎闡羊祜遣荊州

刺史楊肇攻抗不克闡為抗所擒也肇為庶人

言肇初乘闡之降

繼寒糧盡神謀不忒

善曰吳

志曰西

陵督步關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  
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營築嚴圍自赤  
谿至故市內以圍關外以禦冠圍備始合晉巴  
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  
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身  
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  
輕騎躡之肇大破敗胤等引還抗遂陷西陵誅  
夷闡族 向曰褻縮也言當為糧繼不續而敗  
非肇神謀 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  
之差也

**則食**善曰左氏傳曰晉師歸栢子請死晉侯欲  
許之士貞子諫曰栢子其敗如日月之食  
焉何損於明也 濟曰君子引曲於已推直於  
人言肇不推糧盡之過乃引罪於已也子貢曰  
君子之過過如日月之 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  
食言不損於明也 **旋旆為法受黜**善曰左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  
為法受惡良曰咎罪讓責也言負恃其

罪為責不盡力也旆旗也旋旗  
謂還國也黜退也言以罪退也 **退守丘塋杜門**

**不出**善曰漢書曰王陵杜門不朝請 游目典墳

**縱心儒術**祁祁縉紳升堂入室靡事不咨無疑

**不質**善曰毛詩曰采芣芣祁祁封禪書曰雜縉紳  
先生之略術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

於室也又曰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為咨咨事  
為謙漢書曰張竦居貧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

也 銑曰祁祁衆多貌縉紳衣 位貶道行身窮

**志逸**善曰毛詩曰我位孔貶毛萇傳曰貶墜也  
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向曰貶

黜也言肇爵位貶黜退而道 弗慮弗圖乃寢乃

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 善曰毛詩曰  
昊天疾威弗

慮弗圖楚辭曰寢疾而日愁又曰毛詩日不中  
昊天蔡邕揚公誄曰功成化治景命有順  
日慮思圖謀也不思不謀而有此寢卧之疾也  
弔傷景大也言昊天不傷愍而使大命終也

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善曰

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  
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

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  
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

能進蘧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君喪正堂  
曠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

蘧伯玉而貴之子瑕退之徒曠於正堂也  
良曰言此二人死且不忘忠諫之道也

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翰曰蓐席

也天子朝達五臣本作建厥辭夕隕其命銑曰言朝有

夕亡也 聖王五臣本作主嗟悼寵贈衾禭諫德策勳考

終定謚善曰肇碑曰肇薨天子愍焉遣謁者祠

奏謚誅策應劭曰賜與謚及哀策誄文也向

悼傷也衾單被禭衣服也濟曰肇薨天子

追其功祭以少牢諡曰戴侯漢書曰列侯薨大行

也狹隘曰戴侯也羣辟慟懷邦族揮淚良曰薛君

國家及同姓也孤嗣在疚寮屬舍悴善曰毛詩

言為國惜賢也也赴者同哀路人增欷嗚呼

哀哉銑曰欷泣余以頽蔽覆露重陰善曰國語

文子曰先王覆露子也韋昭曰露潤也何曰

戴侯為友故云仰追先考執友之心善曰禮記

覆潤重陰也日見父之

辭氣悽惋雖不甚  
琢鍊而寫得情事  
出句：真切蓋直  
取胸中者吐之紙  
上故風調自別

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也  
曰考則岳父言我追思父之執友更增痛切之  
心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  
**俯感知已識達之深**善曰士者申乎知已也

良曰知已言戴侯知我之  
心而我亦識達其深也  
**承諱切怛涕淚霑襟**

善曰楚辭曰泣歔歔而霑襟  
翰曰諱死  
也岳時在遠聞之故云承諱切怛悲傷也  
**豈忘**

**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丘不臨輿聲增慟哀**

**有餘音嗚呼哀哉**銑曰載則沈深省視也言我

故在疾病不得視省  
於死不得臨送也

**楊仲武誄** 并序

潘安仁

**楊經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

**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善曰

楊暨也戴侯楊肇也潘岳楊肇碑序曰肇驍騎  
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之公山表

注曰楊恪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  
將軍康侯楊潭也 向曰肅侯名暨康侯名譚

**也八歲喪父其母**五臣本**鄭氏光祿勳密陵成**

**侯之元女**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袤為司  
空密陵元侯生默為光祿勳密陵成

侯默女適滎陽潭潭生仲武成或為元侯誤也  
漢書音義服虔曰元長也 濟曰密陵成侯名

默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父夫家而免**

**諸艱難**善曰尚書周公曰巫咸又王家  
良曰保安又理也艱難謂辛苦也**戴侯**

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

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善曰曹子建自試表曰終軍以

妙年使越翰曰妙少秀美也綜猶總也雖舅

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

竒之善曰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又曰禹非飲食馬融曰菲薄也銑曰舅

氏謂鄭衰家也言能約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

善曰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向曰吾見其進

未見其已也善曰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其既進未見其止也濟曰已止也

善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善曰左氏

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

孤而殺之良曰三葉謂曾祖領軍格及祖肅

侯父康侯也伉敵儷偶也謂夫婦相敵偶也往歲卒於德宮

里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德宮里名也喪服周五臣本作同次綢

繆累月銑曰次位也綢繆親密貌言時與仲武喪服其妻親密累月苟人必

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五臣本作志也不幸短命善曰論語

孔子對哀公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向曰苟且也且人有心於親密亦款之至也短命

謂死也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臣本五月己亥

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奕葉五臣本作世熙隆濟曰奕累熙興也言累世興盛也

禮用經語處似尚  
之錄銀之力

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善曰左氏

傳子產曰公孫段無祿早世不獲父享君德名

良曰載則揚舉休美也考父也終卒也

器雖光勲業未馳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厚誕大

茂美淑善也克岐克疑知章知微善曰毛詩曰克岐

易曰君子知微知章 銑曰幼而有知曰鉤深

探賸味道研機善曰周易曰探賸索隱鉤深致

而研幾也向曰賸幽也言深幽之理皆能窮

探而知之味美研窮機微也謂美其道而窮其

微匪直也人邦家之輝善曰毛詩曰匪直也人

子邦家之子之邁閔曾未齒鬢善曰鄭玄周禮

光翰注同

毳倉曰髮髯也良曰邁遇閔

病曾則也亂毀齒也髮總髮也如彼危根當此

衝矣五臣本德之休明靡幽不喬善曰言德之

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毛

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向曰躡急風也危

根而衝急風喻仲武抱疾而屬亂朝也靡無弱

喬高也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高也

冠流芳雋聲清劭音韶協韻銑曰二十日弱

相繼不絕也爾舅滔榮爾宗惟瘁幼秉殊操遠豐安

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向

違避豐盛匱乏也先訓祖父舊作

潘楊之穆有

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善曰老子曰慎終

如始則無敗事也

濟曰穆和矧況也謂岳父與仲武祖舊相和好況今日我與仲武順祖父之好如始也爾

休爾戚五臣本作感字如實在已善曰新序曰晉襄公之孫周為晉國休戚

不倍本也良曰言憂視予猶父不得猶子五

樂之事昔同於已也善曰論語曰顏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

也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

景西望子朝陰翰曰日吳景西岳自喻將如老也朝陰謂仲武盛年也

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善曰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

國曰短木二十折未二十也銑曰死寢疾彌

未六十曰短未三十曰折湮沈謂死也善曰尚書曰留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善曰尚書曰

既彌留毛詩傳曰善公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

向曰彌久也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臨終謂

將死也言將死忘身之

苦而乃顧戀慈母也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善

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左氏傳曰呂相絕

秦曰諸侯痛心疾首暍就寡人濟曰哀哀哭

聲也疾首暍謂頭痛也同生悽悽諸舅善曰莊子曰

哭之良曰噉噉哭大聲同春蘭擢莖方茂其華

荆寶挺璞將剖于和舍芳委糶五臣本作輝毀壁摧

柯善曰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舍芳而積糶

也善曰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舍芳而積糶也善曰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舍芳而積糶

是常語而掉字活潑



我與爾對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銑曰德宮仲武

所居里也歎苦也謂岳妻死於此也次位也迄至稔年也言不滿一年姑姪繼隕

何痛斯甚嗚呼哀哉向曰姑謂岳妻謂仲武姑也隕死也未滿一年姑姪

相繼而死是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痛之甚也

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霑于

巾善曰張衡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沾巾濟

日遺文仲武所作及所寫者玩習也周終也涕淚也巾龜筮既襲塋隧五臣本既開善曰尚

衣襟也龜筮既襲塋隧從土既開善曰尚

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習吉孔安國曰襲因也聲類曰塋墓隧也良曰龜筮謂卜也襲因也言因其吉而殯痛矣五臣本楊子與世長乘

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雲徘徊善曰

日燕燕于飛頡頏之頡頏之翰曰臨允永五臣本

隈曲也頡頏徘徊雲鳥不進貌臨允永作長

訣撫襯盡哀善曰毛詩曰臨其允惴惴其慄杜預左氏傳注曰襯棺也翰曰哀

感也允墓門也訣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

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善曰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禮記

子早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也銑曰遺形莫紹謂無嗣也梁木屋之梁棟也摧折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六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七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張銑 李周翰 呂向註

誄下

夏侯常侍誄 并序

潘安仁 翰曰湛早有名譽與岳友善時人號為連璧惠帝時為散騎常

侍卒

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

尉府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掾善本賢良方正

以清徽同活勝然辭藻却六副所以終不單薄



徵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

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漢書曰何武賢良方正徵也

向曰野王縣令中書郎南陽相

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

曰秦王東武帝第三子也初封南陽王後徙封秦王家艱乞還

善曰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頃之選為太子

僕未就命而世祖崩天子以為散騎

常侍從班列也善曰天子惠帝也

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

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喜里名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

善曰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于四

聖光啓夏政

善曰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

其在子漢邁勳惟嬰思弘儒業小大雙名

善曰

曰夏侯嬰為太僕常奉車從擊項藉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曄曄思弘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

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又曰由是尚書有人小

叙世系探脫疎快

夏侯之學翰曰邁猶立也漢朝立幼則有夏侯嬰思廣儒術則夏侯勝及族子始昌故時稱大小夏侯**顯祖曜德牧究及荆父守淮岱治亦**

**有聲**善曰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荆究二州刺史史記蔡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

觀兵王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南太守毛詩曰文王有聲**銑曰湛祖威歷荆究二州刺史父**

莊淮南太守有聲謂名譽也淮水名岱山名並在淮南之分**英英夫子灼灼**

**其儁飛辯擄藻萃繁玉振**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飛辯騁辭班固荅

賓戲曰擄藻如春華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向曰英英美也灼灼盛貌辯美辭也**

摘舒也藻水草有文言文詞如華之繁如玉之振也**如彼隋和發彩流潤**

**如彼錦繪列素點緇**善曰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

而貧禮記孔子曰夫玉溫潤而澤仁也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眇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鄭玄曰繪畫文也**濟曰隋**

隋侯珠和卞和玉繪繡也絢文彩也言湛文章如珠玉**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善曰尚書大傳孔

錦繡也**其表未見其裏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良曰威儀表也德行裏也**徒謂吾生支勝則史**善曰論語子曰文

徒空也吾生謂湛也**心照神交唯我與子**善曰莊子子綦

論語子謂顏回曰唯我與爾有是**且歷少長逮**

夫**觀終始**善曰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

事君終於立身**子之**

**承親孝齊閔參**善曰漢書武帝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曰孝

願自竭以承其親

願自竭以承其親

願自竭以承其親

卑陶謨庶明屬翼

述注跡亦雅淨

哉閔子騫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毋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為孝乎 濟曰承事也 子之友悌和如瑟琴日

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良 事君直道與日友悌兄弟也琴瑟言聲相和

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 善曰論語柳下惠曰直道而事人又

子夏曰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宋玉對問曰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曹植求自試表曰或有賞音而

識道 翰曰言德高不可為偶如曲高 弱冠厲難為唱和矣然我終復慕賞爾德音也

翼羽儀初升公弓既招皇輿乃徵 善曰呂氏春

疾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

曰侯瑾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也銑曰厲整也言整翼以為羽儀也初升為太尉掾古之招士

以弓與車也徵 為太子舍人 內贊兩宮外宰黎蒸 善曰典引

蒸 向曰贊助也兩宮謂從太子舍人轉 為尚書郎外宰謂為野王令黎蒸皆衆也 忠節

允著清風載興 善曰胡廣書曰建鴻德流清風

內外俱有 決 央 彼樂都寵子惟王 善曰左氏傳

美化也 決 央 彼樂都 延陵季子曰 決決乎大風也哉南都賦曰於顯樂都 設官建

良曰決大也樂都南陽也寵光也 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 善曰尚書帝

納言孔安國曰納言喉舌之官毛詩曰出納王 命王之喉舌 翰曰簡選良善也喉舌納言之

官也相爾南陽 謂為南陽王相 惠訓不倦視人如傷 善曰左氏

惠訓不倦叔向有焉又逢滑曰國之興也視民 如傷 銑曰惠愛訓教也不倦不辭勞也視人

居吾語汝用得書袋  
樣不合節

此是二公心事故說  
亦自是有味

如傷恐乃眷北顧辭祿延喜善曰孟子註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

失所也向曰自南陽辭祿故北顧也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游

二紀于茲善曰呂氏春秋田贊曰偃息之義則未之識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

為政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濟曰余自謂也事職也十二年曰紀言湛與岳俱不仕

至湛死時二班白攜手何歡如之善曰禮記曰紀於此也

挈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良居吾語汝曰言二人俱鬢髮班白相攜為歡也

衆實勝寡人惡儻異俗疵文雅善曰論語子曰

子曰衆之勝寡必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

曰寡少惡憎疵病也言小人衆賢者少是衆勝少也時俗憎病儻異文雅之人也執戟

疲揚長沙投賈善曰曹子建揚德祖書曰揚子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

曰楊子雲才高位下為執戟賈誼博達投於長沙此皆時俗

憎疾之驗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向曰勿以自下也自居吾已下

皆岳誠湛之辭也子乃洗然變色易容慨然歎

曰道固不同善曰史記曰觀范睢之見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論語子

岳之誠迴情易容歎息而對云已道與時固不同

也為仁由已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善

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蒙

求我匪我求童蒙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楚辭曰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良曰蒙不知貌言為仁

者之行由已不曲求無知之人莫涅匪繼莫磨

則誰為毀譽而何有去從矣

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善曰論語子曰不曰

白乎涅而不淄尚書曰正色率下 翰曰淄黑

磷薄也言萬物染者皆黑磨者皆薄子獨不變

常節於屈而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

能申志也

茲一人善曰論語周公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

乎不以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國語

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

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

德 銑曰以用替廢規法媚愛也言雖不見用

猶致身極諫獻可廢否盡規法以愛天子也

謹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轡承華善曰

成帝曰父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謹言聲類曰謹

善言也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孫叔奉

轡漢舊儀有承華廐 何曰謹正也嘉善也先

朝末命聖烈顯加入侍帝闈出光厥家善曰尚

揚末命 齊曰先朝武帝也末命臨終之命也

烈明也加謂加為常侍也闈門也卿大夫稱家

出光其家謂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善曰周易曰

為南陽相也有餘慶左氏傳季梁曰於積善之家必

莫涅匪繼莫磨

善曰論語子曰不曰

翰曰淄黑

雖不爾以猶致其身

善曰論語周公謂魯公曰

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

德 銑曰以用替廢規法媚愛也

猶致身極諫獻可廢否盡規法

成帝曰父不見班生今日復聞

善言也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

轡漢舊儀有承華廐 何曰謹正也

朝末命聖烈顯加入侍帝闈出光

揚末命 齊曰先朝武帝也末命

烈明也加謂加為常侍也闈門也

出光其家謂

為南陽相也

有餘慶左氏傳季梁曰於

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善曰尚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哉 良曰享受紀歲也天秩天子

人而有斯疾善曰論語曰伯牛有疾子

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善曰論語子曰五十而

則誰為毀譽而何有去從矣

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

白乎涅而不淄尚書曰正色率下

磷薄也言萬物染者皆黑磨者皆薄

能申志也

茲一人

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

德 銑曰以用替廢規法媚愛也

猶致身極諫獻可廢否盡規法

成帝曰父不見班生今日復聞

善言也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

轡漢舊儀有承華廐 何曰謹正也

朝末命聖烈顯加入侍帝闈出光

揚末命 齊曰先朝武帝也末命

烈明也加謂加為常侍也闈門也

出光其家謂

為南陽相也

有餘慶左氏傳季梁曰於

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善曰尚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哉 良曰享受紀歲也天秩天子

人而有斯疾

莫涅匪繼莫磨

善曰論語子曰不曰

翰曰淄黑

雖不爾以猶致其身

善曰論語周公謂魯公曰

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

德 銑曰以用替廢規法媚愛也

猶致身極諫獻可廢否盡規法

成帝曰父不見班生今日復聞

善言也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

轡漢舊儀有承華廐 何曰謹正也

朝末命聖烈顯加入侍帝闈出光

揚末命 齊曰先朝武帝也末命

烈明也加謂加為常侍也闈門也

出光其家謂

為南陽相也

有餘慶左氏傳季梁曰於

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善曰尚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哉 良曰享受紀歲也天秩天子

人而有斯疾

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

則誰為毀譽而何有去從矣

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

白乎涅而不淄尚書曰正色率下

磷薄也言萬物染者皆黑磨者皆薄

能申志也

茲一人

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

德 銑曰以用替廢規法媚愛也

猶致身極諫獻可廢否盡規法

成帝曰父不見班生今日復聞

善言也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

轡漢舊儀有承華廐 何曰謹正也

朝末命聖烈顯加入侍帝闈出光

揚末命 齊曰先朝武帝也末命

烈明也加謂加為常侍也闈門也

出光其家謂

為南陽相也

有餘慶左氏傳季梁曰於

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善曰尚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哉 良曰享受紀歲也天秩天子

人而有斯疾

莫涅匪繼莫磨

善曰論語子曰不曰

翰曰淄黑

雖不爾以猶致其身

善曰論語周公謂魯公曰

史黯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

德 銑曰以用替廢規法媚愛也

猶致身極諫獻可廢否盡規法

成帝曰父不見班生今日復聞

善言也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

轡漢舊儀有承華廐 何曰謹正也

朝末命聖烈顯加入侍帝闈出光

揚末命 齊曰先朝武帝也末命

烈明也加謂加為常侍也闈門也

出光其家謂

為南陽相也

有餘慶左氏傳季梁曰於

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

善曰尚書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哉 良曰享受紀歲也天秩天子

人而有斯疾

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



存匪爵而貴善曰孫卿子曰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其食美服重

珍兼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歛以時襲殯不簡

器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湛族為盛門性頗豪侈其食美服窮滋極珍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

爾類臧榮緒晉書曰湛將沒遺命小棺薄歛不修封樹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其歛以

時服漢書曰衣禫復為襲銑曰錫賜類善也言湛以薄葬之禮賜其子以為善也襲

衣簡選也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

其葬善曰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曰吾欲贏葬淮南

子曰節財薄葬簡服亡焉向曰拔出也言誰能出俗盡滋味為養復誰能如是養生而能崇

薄葬者言湛達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

困而彌亮善曰班固揚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困疾彌益斯文濟曰條暢通達也傑立操志

不追善曰周禮小喪供柩輅鄭玄曰柩輅載柩車也周禮曰喪祝掌大喪祖飾棺乃載鄭

玄曰祖為行始也家語曰顓孫師有容體姿質鄭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論語子在川上

曰逝者如斯良曰柩輅車也祖送也言容儀體質長歸泉壤也訣永別也逝往也言此往不

不追而望子舊車覽爾遺衣幅抑失聲迸涕

交揮善曰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蔡邕陳仲弓

碑曰巖藪知名失聲揮涕翰曰望湛所乘之車所服之衣幅抑哀憤也迸散涕淚揮下也

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哀哉善曰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

四言體而有流動之勢固自踈俊然正恐傷其典重

卒章無奇然收拾得  
恰好道情亦只是如  
此更無須侈說

夕邊五十七卷

從者曰子慟矣子曰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乎

銑曰慟變容貌言我不為湛慟當使誰為

也之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零露霑凝勁風淒急慘

爾其傷念我良執善曰周易云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左氏傳張趯曰火中寒暑乃退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向曰襲及凝結勁緊也言感時遷變慘然傷於湛也良執良朋也

適子素館撫孤相泣善曰毛詩曰適子之館也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茂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濟曰素故也孤湛子也前思未弭言適湛故館撫湛之子與之同泣也

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善曰賈逵

國語註曰弭忘也良曰前思謂平生所思也弭止也後感謂其孤子也仍重也逝往也言我徒積悲懷往者何能追及也

馬汧督誅并序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岳誅之翰曰馬敦為汧督為氏羌所攻執節苦戰而存汧城為州司所嫉發憤死於獄中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

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

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善曰傳暢晉諸公讚曰惠帝元康五年武

馬君事本奇而寫得  
亦磊落有精神固是  
偉作

叙事亦跌宕有態

此等取對却是六朝常套

庫火北地盧水胡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

主杜預左氏傳註曰弭息也漢書呂后曰諸將

與帝為編戶人銑曰元康惠帝年號弭息也

逆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蠆有**毒驟失**

**小利**善曰毛詩曰王旅嘽嘽左氏傳滅文仲曰

旅王師也蜂蠆謂蟲之有毒者喻羌氏為患也

驟數也言雖為國家絕滅然數失小利也

**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善曰毛詩曰民卒流亡

塗炭濟曰俾使也使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

百姓流喪頻墜塗炭也

**宵遯乎大谿**善曰王隱晉書周處解系與賊戰

士不志喪其元左氏傳曰秦師夜遯良曰周

處為建威將軍元首為氏羌賊齊萬年所殺好

時縣名解系為雍州刺史為氏羌賊廢

元所破夜走大谿宵夜也大谿地名**若夫偏**

**師裨將之隕首覆軍**五臣本作車者蓋以十數善

左氏傳韓子曰彘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書曰

大將軍霍去病裨將侯者九久漢書谷未上書

曰齊客殞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齊使人說越

曰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翰曰裨亦偏也

言偏將為賊所敗**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五臣本

殺者數十人也

**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善曰東觀漢記

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樂府日出

東南隅曰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解朝曰紆

青拖紫朱丹其轂漢書比六百石以上銅印墨

綬云剖符專城則青墨是也墨或為紫非銑

曰剖符謂剖竹分符猶今之印也專擅也謂擅

一城也謂守宰之屬青紫綬色也言懼賊奔走

失守者相望也秦隴之僭鞏更爲魁善曰鞏姓也

於境言多也秦隴之僭鞏更爲魁善曰鞏姓也

曰羌煎鞏降東觀漢記曰羌什長鞏便然更蓋其種也尚書曰殲厥渠魁向曰鞏更羌賊率

魁主也據秦州隴西郡僭稱王也既已襲汧而館其縣善曰左

凡師輕曰襲杜預曰掩其不備子以眇爾之身

濟曰掩其不備曰襲館客舍也率寡弱之衆據

介乎重圍之裏良曰眇爾微弱率寡弱之衆據

十雉之城善曰十雉言小也翰羣氏五臣本

如蝟毛而起四面兩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

戶而汲善曰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蝟

矢之中已也木石將盡樵蘇乏竭芻蕘罄絕善

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曰樵

取薪也蘇取草也毛詩曰詢于芻蕘毛萇曰芻

蕘薪采者也向曰樵蘇柴薪於是乎發梁棟

而用之的以鐵鎖機關既縱礪五臣作礪而

又升焉善曰言以鐵鎖繫木爲機關既縱之以

礪石又曰高城深塹具藺石如淳曰藺石城上

礪與礪並同力對切濟曰發出也言發出屋

礪賊而又以機關却升上也爨陳焦之麥柿廢杙呂桷角之

松善曰說文曰柿削柿也杙椽也桷榱也良

曰爨炊陳久焦黑也柿木札也